

安得烈·紀得·

—

# 窄門

穆木天譯

上海北新書局

一九二八



安得烈。紀得  
窄門

“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路加十三章廿四節

穆木天譯。

上海北新書局

1928.

穆木天

一

別的人們或者可以拿着作一本書；但我在此地要講的故事，我用力使他生動，我的精力已經傾盡了。我要簡簡單單的寫我的追憶，雖然他們有地方切成了斷片，但我也不想法子去穿綴他們，連接他們；我要整理他們的努力，反到害了我想講述他們最後的歡樂。

我失了我父親的時候，我還沒有十二歲。我的母親，因為沒有留哈佛的必要，在那裏我父親是作過醫生，決定搬回到巴黎，希望我在

那裏好好的完成我的學業。她在綠森堡公園的近傍租了一座小屋，阿緒桐姑娘來與我們同住。佛羅拉阿緒桐姑娘，已經沒有了家族，最初曾作過我母親的家庭教師，以後變成了話侶，不久遂作了她的朋友。我生活在這兩個婦人的身邊，這兩個婦人是永遠帶着又溫和又悲哀的面色，我現在只能想像出她們的喪容。一天，我記得，是在我父親死後的好久，母親把早晨的帽子的黑帶換成了葵黃色的帶子：

——啊！媽媽，我喊叫說，這個顏色與你多麼不相稱。

第二天，他又換返了黑色的帶子。

我的體質是很脆弱。我的母親同阿緒桐姑娘很怕我有了疲倦，他們的注意，若是沒讓我作成了一個懶人，是因為我對於工作真真地感到趣味。在早春的時候，她們兩個就

說我應當在那個時候離開了都城，在那裏我會黃瘦起來；在六月中，我們去到了福格斯馬，在哈佛的附近，在那裏我的舅父畢克蘭年年夏天招待我們。

在一個不很大，不很美的與北地別的庭園不相上下的園子裏，畢克林的房子，白白的，有兩層樓，很像前兩世紀的鄉間的房舍。他向着庭園的前邊，開了二十個窗子，向東；后邊也是一樣；在兩傍是沒有的。窗子是鑲着小小的玻璃；有的些個是新換的，在舊的中間顯得很亮，舊的則顯得綠烏烏的。有的帶了些污玷，家裏人們叫做“水泡”；人們從裏邊看的樹，是蹦蹦動動的；信差，在前邊過，猛然間就生了一個瘤。

園子，是長方形的，周圍圍着牆。在房子的前邊，是一塊很寬大的，有陰涼的草地，沙石的小徑圍繞着。在這一面，牆是低下的，爲得

看見環在庭園的周圍的農場的院裏，一條鄉土風的山毛櫸的並木路界住了農場。

在房子的後頭，西邊，園子很隨隨便便地展開。雜花絢爛的小徑，在南邊的樹牆的前邊，由葡萄牙桂樹同幾個別的樹的厚屏帷，給他遮住了海風。又一個小徑，沿着北邊的牆，隱沒在樹枝裏。我的表姊妹們管他叫作‘闇徑’，過了晚刻薄冥的時候，故意地不冒險到那裏去。這兩條小徑直通到連着庭園下邊的菜地，在降了幾個階段以後。在菜地的後邊，洞着一個小的暗門的牆的後面，有一個輪伐的樹林，山毛櫸的夾道，從左，從右，集在那裏。在西邊的階段上，從叢林的上邊，可以望見了高原，嘆美蓋滿那裏的收穫。在天際，不甚遠的地方，一個小村子的禮拜堂，在晚上，空氣澄靜的時候，幾處人家的烟縷。

夏天的美的晚上，吃過了飯，我們降到那低的園子裏。我們從小的暗門出去，走到夾

道的一個板櫓的地方，從那裏略略的俯瞰着鄉景；那裏，在一個廢坑的草簷的傍邊，我的舅父，我的母親，同阿緒桐姑娘坐下；在我們的前邊，小的谿谷充滿着烟靄，在極遠的林梢，天色呈着金黃。我們在已經闔了的園子隨滯留了好久。我們回來；我們在廳裏重見着我的舅母，她是總不大同我們出來……在我們，小孩子們，晚上是那樣的告終；但，時常很晚我們聽見我們的大人們上樓的時候，我們還在我們的房裏讀書。

白天，差不離所有的時間，我們不在園裏。我們就在我的舅父的書齋裏的，我們的‘自修室’在那裏擺好了小學生的棹椅。我的表弟路伯同我挨着用功；在我們後邊，嬌烈同阿麗莎。阿麗莎大我兩歲，嬌烈比我小一歲；路伯，在我們四人中最小。

我所要寫在這裏的，並不是我幼年的追憶，而僅僅是與這記事有關係的些事情。正



是我父親死的那年，我敢說，是這故事的起頭。或者是我的感受性，被我們的喪事激刺得過厲，就是不是由於我自己的悲哀，至少是由於看見了我母親的憂嘆，使我生了一些新的情緒：我是過逾地早熟：那年，我們重到了福格斯馬，嬌烈同路伯，我覺得是特別的小，但在重見着阿麗莎，我猛然覺得我們兩個已經都不是小孩了。

是，那就是我父親死的那年：讓我記得牢靠的，是在我們剛剛到的時候，我母親同阿緒桐姑娘的談話。我不知不覺的進了我母親同他朋友會話的房裏；她們講論着我的舅母；我母親惱她沒有服喪，或者是早已換孝。（老實說，我絕對想像不出穿着喪服的，我的舅母，如同不能想像出我的母親穿着亮的衣服。）我們到的那天，在我的記憶的範圍裏，綠茜，畢克蘭是穿着棉紗的衣裳。阿緒桐姑娘，照例的和和氣氣的，盡力安慰我的母親很懼謹的

辯解：

——究竟，白的也是孝。

——她肩上的那條紅的圍巾你也叫作‘孝’麼？福羅拉，你激我啊！我的母親叫道。

我僅能在休假的幾個月看着我的舅母，的確是夏天的炎熱使她著輕輕的大敞開的胸衣，我是見慣了的；但這一種露頸，比我舅母披在素肩上的圍巾的熱烈的顏色，還使我母親不痛快。

綠茜，畢克蘭是非常的美。我所保有的他的一個小像片，表出她的當時的樣子，那麼年青的丰彩，使人們把她當作她的女兒們的大姊，在她坐傍邊，作平常的態度的時候：頭髮在左手上，很嬌的把小指向着唇灣着。大空眼的頭髮網壓着在頸上蓬鬆的大堆的捲髮；在胸衣的開領地方，一個鬆的黑天鵝絨的帶上，墮着一個伊大利嵌工的徽章。黑天鵝絨的腰帶結着輕鬆的大結子，大邊的軟的草帽

在椅後邊拖着帽帶子，所有都加給她稚氣的風彩。左手垂着，拿着一本合着的書。

綠茜，畢克蘭是殖民地生的；她不知道她的父母，或者是在極小的時候失<sup>掉</sup>了。我的母親，以後講給我們說，她或者是一個棄兒，或者是一個孤兒，被吳提葉牧師夫婦抱養着，他們沒有孩子，他們不久就離開了拉馬汀尼克，把她帶到哈佛，當時畢克蘭家就在那裏住。吳提葉家與畢克蘭家常常來往；我的舅父，在那時，在一個在外國的銀行裏供職，三年之後，他回了家，才看見了小的綠茜；他中意了她，要求了她的結婚，他的父母同我母親是非常的不痛快。綠茜在那時才十六歲。其間，吳提葉夫人有了兩個孩子；她怕起來他們的這位抱養來的姊姊給他們壞的影響，她的性質是一月一月的越法的變得怪癖的；而且家計又是很窘……這是我的母親講給我的，說明給我，吳提葉家很樂得的許了她的弟弟的求婚。

而且，在我推想，年青的綠茜特別的累起了他們。我很知道哈佛的社會，所以我很容易的想像人們怎麼待遇這個這麼一個魅人的孩子。吳提葉牧師，我以後知道，是很溫和，很謹慎，很淳樸，遇着難事沒有手腕，見惡是完全手足無措的——這種好人自然是沒有法子。至於吳提葉夫人，我什麼都不能說；在她生她第四個兒子的時候，產後死了。她那個兒子，差不離與我同年，後來是作了我的朋友……

綠茜，畢克蘭，對於我們的生活，是沒什麼交涉；她不到下午，不從她房子裏出來；她出來就仰臥在一張沙發，或者是一個吊床上，直躺到晚上，才倦怠的起來。她有時在她的額上，但是是完全沒有光澤的，放了一個手絹，像渣汗的樣子；那個手絹，他那種細緻，她那種香氣，與其說是像果香，寧是像花香，使我驚訝；有時，她從她的腰帶裏，拿出一個帶銀的滑蓋的小鏡，那是同好多別的東西懸在他的表鍊上

的；她看見自己，用一個手指摩着嘴唇，取了一點唾液，濕在眼的角上。時常她拿着一本書，但是永遠閉着的一本書；在書裏，一個貝殼的裁刀在葉裏夾着。人們到得她跟前的時候，她不從她夢想中轉出，來看你。常常，從她的手裏，或者是由於輕忽，或者是由於疲倦，從沙發的背靠裏，從衣裳的褶裏，手絹落在地上，或者是書，或者是花，或者是書號。一天，拾起了她的書——這是我少年的記憶，我講給你的——看着那是些韻文，我面紅了。

晚上，吃過了飯，綠茜，畢克蘭不到我們家族的棹子上來，但，坐在鋼琴的傍邊，很快活的，彈了些蕭攀的緩調的舞蹈曲；有時切斷了拍子，他在一個調子上彈來彈去……

我在我舅母跟前感到一種奇異的不舒服，一種很為難的感情，一種讚美，一種恐怖，或者，一種潛在的本能，預先使我敵制她；隨即，我

覺着她看不起佛羅拉阿緒桐同我母親，阿緒桐姑娘怕她，我母親不愛她。

綠茜，畢克蘭，我本不願意這樣對你，雖瞬間我也要忘<sup>掉</sup>你所作的那些壞事……至少，我要不帶着憤怒講述着你的事情……

那年夏天的一天——或者是第二年的夏天，因為在永遠同樣的裝置裏，我的重積的記憶，有時混亂——我進到廳去找一本書；她在那裏。我立刻退出；她在平常的時候，總像是沒有看見我，她叫我說，

——為什麼你是走的這麼快？介龍，我使你害怕麼？

心顫着，我走到她跟前；我竭力着向着她微笑，向着她伸出我的手。她把我的手握在她一個手裏，用一隻手撫着我的額。

——可憐的孩子，你的母親給你穿得多麼醜怪！……

我那時是穿着一種大領的海軍服,我的  
舅母把牠弄得一皺一皺的。

——海軍服的領子是大敞開的!她說,扯  
開着我的襯衣一個釦子!——哎!瞅你這麼樣  
好不好!——於是,拿出了她的小鏡子,他把我的  
臉拉逼她的臉,把她的光着的胳膊抱在我的  
脖子的周圍,把她的手伸進我的敞開的襯  
衣裏,笑着問我發慄不發慄,一直的伸進去…  
…我急的一跳,我的海軍服被裂壞了;臉紅似  
火,她喊着對我說:

——嘿!蠢東西!——我跑吊了;我直跑到  
園子的大那邊;在那裏,在菜圃的一個小的雨  
水池中,我浸了我的手巾,把牠放在我的額上,  
洗,擦我的頰,我的頸,那個婦人摸着的所有的  
地方。

有些個日子,綠茜,畢克蘭起了她的“發  
作”。那是突然的捉住了她,革命了全家。阿

緒桐姑娘趕快領出來她的孩子們，照理他們；但人們不能給他們窒息住從寢室從客廳出來的那些可怕的號聲。我舅父瘋的一般，人們聽見他跑在廊下，找手巾，找科郎香水，找以太晚上，在棹上，我的舅母還是沒有到，他露着憂慮的蒼老的面孔。

發作差不離要過去的時候，綠茜，畢克蘭把她的孩子們叫到她跟前；至少路伯同嬌烈；總沒有阿麗沙。這些悲悽的日子裏，阿麗沙籠閉在她的房裏，她父親有時來找到她；因為他常同她談話。

我的舅母的發作叫僕役們害怕。一天晚上，發作是特別的厲害，我在我母親的傍邊，留在我的房裏，在那裏不大看見廳裏經過的事，我們聽見廚婦跑在廊下，喊叫着：

——請先生快下來，可憐的太太要死了！

我舅父是到阿麗沙的房裏，我母親走出去會他。一刻鐘以後，正當兩個人不注意的



從我所在的房前經過，我聽見我母親的聲音：

——我跟你說，哎：這些，都是唱大戲。——  
——有些次，分開了音節：唱——大——戲。

這是休假快完的時候發生的事件，在我們喪事以後的兩年。我好久未見得我的舅母了。但是，在講述顛覆我們家庭的這淒慘的事件，同在這起落稍前，把我對於綠茵，畢克蘭的複雜的曖昧的感情完全變成憎惡的那小的事變的以前，我要乘着這個時候，把我的表姊講給你們。

阿麗沙是否嬌麗，我還未有看到；我留在，吸引在她身邊，是由於另種的魔力，並非由於她的僅僅的美貌。的確，她很像她的母親；但她眼睛的表情，是迥然不同，在以大後我才發現出有點相似。我形容不出她的面相；模樣我全忘了，甚至眼睛的顏色；我僅能重想像出她微笑中已將含愁的表情，高高聳起與眼睛

離開的那灣灣的眉毛的一線。在別處我未曾看見過這樣……若是呢：在但丁時代菲冷翠的小刻像裏；我自然會想到畢阿德里契小時有這麼大大的弓着的眉毛。這種的眉毛叫人們誰都看出一種又焦慮同時又依賴的疑問的表情——是，那情熱的疑問。在她身上，所有都是疑問，都是等待……我要說給你們，怎樣這種疑問捉住了我，作了我的生命。

但嬌烈會使人覺得更好看；歡樂，健康在她身上加上了牠們的光輝；但她的美貌在她姊姊的優美的傍邊，總像是外面的，一時就會叫人人認得出。至於我的表弟路伯，沒有什麼特別的表出他的特質。他僅僅是一個同我差不多年齡的小孩子；我同嬌烈玩，我同他玩；我同阿麗沙講話；她總不加入我們的遊戲；勿論怎樣在過去裏遠遠的追想，我總看見她是莊嚴的，溫柔的微笑着，專心着。——我們講着什麼？兩個小孩子能講什麼？我不久

就要講給你們知；但是我要預先講完給你們關於我舅母的事情，爲得是以後不再重提她了。

我父親死後的兩年，我同我的母親，我們到哈佛去過踰越節。我們不住在畢克蘭家裏，他們在市裏住的房子很窄，我們住在我母親的大姊家裏，她的房子是很寬的。我的姨母蒲朗提葉，我是很少機會看她，是已經守寡好多年了；我不大認識她的小孩子，却比我歲數大的多，性情也很不相同。蒲朗提葉家，在哈佛人們是這樣叫，不是在那市裏，是在對着城的，人們叫作‘岡’的一個小山上。畢克蘭家住近商業的區域。一個急坡很快的從這家到了那家；我一天爬下爬上好幾次。

那一天，我在我舅父家裏吃午飯。飯後不大工夫，他出去了；我直陪他到了他的事務所，隨即我回到蒲朗提葉家找我母親。到那裏，我知道我母親同我姨母出去了，到晚飯才

會回來。我立刻就跑下市裏去，我很少能自由的在市裏散步。我到了港岸，海上的霧是已經把牠籠暗了；我在碼頭上徘徊了兩三點鐘。突然，我生了一種慾念，要驚一驚阿麗沙，我雖是剛離開她不久……我跑着穿過了市內，拉起畢克蘭的門鈴；我已經跑上樓梯了。給我開門的女僕擋着我說：

——不要上來，价龍君！不要上來：太太又發病了。

但是我走過去了：——我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的舅母……阿麗沙的房間是在西樓。在二樓，是客廳同食堂；在三樓，是我舅母的房間，從裏邊出來講話聲音。門大開着，我須從前邊經過；一線的光芒從房裏出來，切在樓梯的中段上；怕被人看見，我躊躇了一陣，我躲避，我茫然自失着，看了這麼一回事：在閉着帳帷的房子的中間，但在那裏兩個燭台的臘燭放射着歡悅的光亮，我舅母躺在一個長的椅子

上；在她腳底下，路伯同 嬌烈；在她後邊，一個不認識的青年，穿着中尉軍服。——那兩孩子在那裏，現在我覺得很奇怪；在當時我的無知無識裏，反使我安心。——他們笑着瞅着那位不認識的人，他用尤細的聲音反復的說道：

——畢克蘭，畢克蘭！……如果我有一隻縣羊，我一定要叫牠做畢克蘭。

我舅母她烘的笑了。我看見她遞給青年一枝紙烟，他點着，她吃了幾口。紙煙落在地上。他放下身去拾，他裝出把脚卷在一個飾帶裏的樣子，跪在我舅母的跟前……感謝這個可笑的把戲，我溜着過去，未有被看見。

於是我到了阿麗沙的門前。我等了一會兒。笑聲歡聲從樓下昇上來；恐怕他們把我的敲門聲都給壓消了，因為我未聽見回答。我推門，門靜靜地開開。房裏已經十分暗了，我立刻間辨不清阿麗沙；她在她的床頭，跪着，

背衝着弱光射進來的窗戶。在我走進的時候，她未有起身，轉過身來，默默的說：

——啊！价龍，爲什麼你又來了？

我低下頭同她接吻；她的臉已浸滿眼淚了……

這一瞬間決定了我的一生；我現在重想起當時的情景，總不會不感苦痛。的確我僅僅很不完全的知道阿麗沙的悲嘆的原因，但我清清楚楚的知道，對於那一個勤悻的小的靈魂，對於那一個嘆息沈痛的纖弱的身體，這一種悲嘆是多於強烈了。

我立在她傍邊，她在跪着；我不知道怎樣表說我心裏的這新的激奮；但我把她的頭緊緊的壓逼在我的心上，把她的額放在我的唇上，從那裏流出我的靈魂。被愛，憐憫，同情熱犧牲道德的不清的混合感情興奮着，用我的全力呼叫上帝，我獻身，感着我的一生的目的是給這個孩子遮擋着恐怖，苦難，生活。我跪

下,充分的祈禱;我用身避護着她;很混雜的我聽見她說:

——价龍!他們未看見你麼? 未有麼?  
啊!快點去!不要叫他們看見你。

隨即,音聲更很:

——价龍,不要同人講……我的可憐的爸爸一點兒也不知道……

我一點都未對我母親說;但我姨母蒲朗提葉同她的不斷的密語,那兩位婦人的奇怪的,忙碌的,發愁的神情,在她們秘談我每次走近他們近前的時候她們趕我說:“孩子!去遠一點玩!”的話語,這所有都使我覺道她們不是完全不知道畢克蘭家裏的秘密。

我們剛剛回到了巴黎的時候,一封電報又把我母親叫到哈佛去;我的舅母逃了。

——同一個男人麼? 我問阿緒桐姑娘,我母親是託他照管我。

——我的孩子，你問你母親罷；我什麼都不能回答你，這一位親愛的老友說，那個事件是使她狼狽的。

過了兩天，她同我，我們去到我母親那裏。那是禮拜六。第二天，在教會裏，我可以重會見我的表姊妹們，只有那件事占有了我的思想；因為小孩子的心理覺得這種再會的聖日是特別必要。我對於我的舅母簡直就未有在意，我沒有問我母親我覺得很榮譽。

在小的教堂裏，那天早晨沒有很多的人。吳提葉牧師，當然是想好了的引用基督的‘你們要努力進窄門’的話語當作默省的題句。

阿麗沙在我前邊幾排的地方。我看見她的臉的傍面；我定定地看着她，忘了我自己，我好像從她身上聽見我茫然聽着這些話。

——我的舅父坐在我母親的傍邊，哭泣。

牧師預先讀了全節：‘你們要進窄門，因



爲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於是把題目明細的分開，他先講大路……出着神，如同作夢似的，我重看見我舅母的房間；我重看見我舅母躺着，笑着；我重看見那位赫赫的軍官也在笑着……而就是笑，歡樂的這個觀念，都是傷害人的，凌辱人的，變成了如同罪的醜惡的誇大表現。

‘進去的人也多’，吳提葉牧師接着說；隨着他描寫着講，我看見了一羣化粧着的羣衆，笑着，傻獸獸的前進，作成了行列，我覺得我不能，並且我不願意加入在那裏，因爲我同他們走了一步，就要使我離開了阿麗沙。——於是牧師又講回到題句的起頭，我看見了應當鑽進的那個窄門。我想像着牠，在我就入的夢裏，如同一種壓金片的機器，我費力的進得去，感着一種特別的苦痛，但裏邊混着天國幸福的一種預感。並且那個門就是阿麗沙的

屋門；爲得進入那裏，我隱忍着，我算盡在我身上殘存着的利己主義的一切的東西……，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吳提葉牧師接着說——在所有苦難，在所有哀愁的彼岸，我想像，我預覺一種純粹的，神秘的，聖潔的，是我的靈魂已經渴望的，另種的歡樂。我想像這種歡樂，如同又尖銳又柔和的提琴的歌聲，如把阿麗沙的同我的心都融化的一種烈火。我們兩個人往前走，穿着‘啟示錄’講給我們的白色衣服，拉着手，對着一個同一的目的……就是這種小孩子的夢使人們微笑，又有什麼要緊！我重述我的夢，一點未加改變。或者夢裏像有些混雜，是在言語裏，在不完全的心像裏，不能把心情表得正確。

——‘找着的人也少’，吳提葉牧師講完。他說明怎麼樣找窄門……‘很少人’——我就是他們裏的……

我直到說教的末尾感着一種精神的緊

張,禮拜完畢,我就跑了,並未去見我的表姐——  
由於傲慢,要使我的決心(因我已經決定了)  
受試煉,想最好是立刻離了開她。

## 二

這一種嚴格的教訓正逢合我的內心；我的內心已經有了準備，自然地傾向於義務，我的父母的榜樣同他們抑制我心裏最初的衝動的清教徒的訓練結合起來，把她引向所謂‘德性’的地方。我也很自然的自抑，如同別人們自縱一樣。人們加在我身上的嚴苛，不能阻挫我，反叫我歡喜。我要求於將來的，不止是幸福，並且是達到幸福的無限的努力，我已經把幸福與德性混同了。的確，如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性情還沒有定，心裏還沒有什麼；但不久我對於阿麗沙的愛使我斷然的突進

到那種的意義裏頭。那是一種驟然的內面的靈感，藉着牠我感得了自我的意識；我好像在堆疊着，沒有怎麼展開，有好多期待，不大管別人，也不怎樣進取，除了自己內面的勝利概不去夢想別的。我愛讀書；在遊戲的裏邊，我僅熱愛費心思費力量的遊戲。與我同年齡的朋友們不大往來，我與他們玩僅僅是由於親熱，或者是由於情愛。但我同阿貝，吳提葉來往，他是在翌年來到巴黎與我聚在一齊，跟我同班。那是一個可愛的放逸的小孩子，我對他與其說是感着尊敬寧說是感着情愛，但同他至少我可以講哈佛，講福格斯馬，我的思想是不住的飛向那裏的。

至於我的表弟路伯畢克蘭，人們送他在我們學校裏作寄宿生，但在我們下邊兩班，我僅僅在禮拜日能會見他。如果他不是我的表姊妹的弟弟，但是他不像她們，我一點都不會有高興去看他。

我那時候，完全被我的愛情占有，這兩個友情，由於我的愛情的照耀，對於我才有重要的意義。阿麗沙好像福音書裏講給我們的那裏寶貴的真珠；我是爲的得着牠賣掉所有的那個人。雖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我講述愛情，我把我對我表姊所感的情感叫作愛情，是不對麼？以後我所知道的無論什麼東西，我覺得都不值得愛情這一個字——並且，在我到了感着肉體的明確的不安的苦痛的年齡，我的情感都未有什麼變質；在小的時候，我認爲值得愛的那個人兒，我並未直接想要占有她。工作，努力，敬虔的行爲，一切我都神秘的獻給阿麗沙，我發明了一種德性的洗鍊，常常不使她知道我專專給她做的事情。如此我沈醉在一種陶醉的謙謹裏，哎呀！我慣於不過問我的樂趣，不值得努力的東西我一點都不會滿意。

這一種競爭的心情，她是僅僅激奮我麼？

我覺得阿麗沙未有感得到,她什麼都未給我作,什麼都不爲我作,我是不住的爲她賣氣力。在她那毫無矯飾的靈魂裏,所有都在保着醇真的美。她的德性保有着自然,保有着典雅,好像是很優游的。由於她的稚氣的微笑,她的沈重的眼神是令人消魂的;我重見了她的那麼溫柔地,那麼纖弱地,疑問着的眼神動起來,我知道我的舅父,在他擾亂的中間,從他的長女身上得着援助,助言,安慰。在翌年的夏天,常常,我看見她同他談話。他的悲苦使他特別的年老;他不大講到飲食,或有時猛然地作一種假的歡樂的表情,但比他的沈默還要辛苦的。他在他的事務室裏,直滯到晚上的時候,阿麗沙去找他。他要人請他出去;她像引小孩子似的引他到庭園裏頭。兩個人,共在花的小路走下去,走到果樹園階段附近的空地裏坐下,我們是已經把椅子拿到那裏了。

一天晚上,我在一棵紫色的大的山毛櫸

樹蔭下的草地上躺着，遲滯着在那裏讀書，僅僅是被一條桂樹的籬笆與那花的小路隔開，擋着眼睛，但擋不住聲音，我聽着阿麗沙同我舅父講話。的確他在講論着路伯；但我的名字在那時被阿麗沙講到，而在我要聽清楚他們話的時候，我的舅父喊道：

——啊！他總是用功。

不想聽偏偏又聽到，我想要走開，至少要作一點動靜，告訴他們我在那裏；但怎麼辦呢？咳嗽麼？喊着說：‘我在那裏！我聽見你們啦！’……但我守着沈默，並不是由於我想要多聽的好奇心，乃是由於我覺着困難同畏怯。並且他是在那裏過路，我僅僅很不完全的聽見他的話語……但他們慢慢地的前進；的確，阿麗沙，如平常的樣子，手上提着一個輕輕的筐，摘着凋萎的花，拾着被常常襲來的海霧給打落在牆腳下的還青的果實。我聽見她的清亮的聲音：



——爸爸!巴里茜葉大叔是個了不得的人物?

我的舅父的聲音很低,不大清楚;我聽不出他的回答。阿麗沙堅執着說:

——很了不得,你說?

仍是抹抹糊糊的回答;阿麗沙又說:

——价龍是很聰明,是不是?

——我怎能不聽呢……但是,我什麼都未聽得清。她又說:

——你相信他會成一個很了不得的人麼?

這次我舅父的聲音高起來

——但是,我的孩子,我要預先知道你說的‘了不得’這個字是什麼意思!人會很了不得,假使在人的面前顯不出來,在神的面前會是很了不得的。

——我所說的,就正是這個意思,阿麗沙說。

——可是呢……我們怎能知道呢？他還在年青……的確，他很有造就；但不一定那就能成功……

——此外還必須什麼東西？

——但是，孩子，我要同你說什麼呢？要安心，要資助，要愛情……

——什麼叫作助力，阿麗沙問道。

——我沒有情愛，沒有聲望，我的舅父悲淒的答道：他們的聲音隨即就完全聽不見了。

晚禱的時候，我很後悔我的無意的失禮，我想當我表姊面前責備自己。或者在那時候想要多知道一點的好奇心夾雜在裏頭。

第二天我同他講了幾句話的時候：

——但是，价龍，這麼聽不好啊。你應當告知我們，或者走開。

——我告訴你罷，我沒有聽……我沒有意聽，但偏偏聽見了……你們是僅僅在那裏過路。

——我門慢慢的走着。

——是的,但我僅僅聽到一點。立刻我就不聽你們了……說,我舅父怎麼回答你,當你問他什麼是成功的必須的東西。

——价龍,她笑着說道,你完全聽見了,你嘲笑我叫我重說一遍。

——我跟你說我僅僅聽見起頭……在他說安心,愛情的時候。

——以後他說還必須別的很多的東西。

——但你,你回答他什麼啦?

她立刻變得很莊嚴:

——在他說到生活的資助的時候,我回答說你有母親。

——啊!阿麗沙你深知道我不能永遠的有母親……而且這並不是一宗事。

她低下頭去:

——他也是這樣回答。

我戰慄着拉她的手。

——將來我無論作什麼,我都是爲的你。

——但是,你龍,我也不願意離開你。

我的靈魂進在我的言語裏邊:

——我,我也決不離開你。

她少微抬一抬肩膀:

——你不是已經很有力量能夠一個人走路了麼? 我們誰都是由自己個人力量才能得到上帝。

——但是你爲我指路。

——爲什麼在基督以外你要找別一個引路的呢? ……你相信不相信,除了在我們兩個人互相忘了自己;禱告上帝的時候,我們決不能互相接近。

——是,爲得我們結合,我截着說道;我每早每晚都是這樣的乞求。

——你未有懂得什麼是上帝面前的結合罷?

——我心裏是完全懂的:那就是在我們

共同崇拜的東西裏頭，熱烈地，再相遇見。我覺得的確是爲得重會見你，我才崇拜我知道你也崇拜的東西。

——你的崇拜，不是純潔的。

——不要再問難了。就是天國，我都要嫌惡他，若是我在那裏不得重會見你。

她把指頭放在唇上，略莊嚴地說：

——先找上帝的國同他的正義。

我抄錄着我們的對話，我很覺得，對於不知道有些孩子的對話是多麼莊嚴的人們，這些對話並不怎麼幼稚。我能夠怎麼？我要爲我們的對話原恕麼？我並不願意加上矯飾，去顯得我們的對話特別自然。

——我們得了拉丁原文的福音書，其中長的章句我們都念會了。阿麗沙拿着幫助她弟弟藉口，同我一同學拉丁文；但，在我覺得，其實是要繼續着跟我一同讀書。的確，我知道她不能陪我一同作的學問，我一點都不敢

感得趣味。就是那有時會妨碍我，那決不，像人所想的似的，會抑制我的心的活躍，反之；我覺得她到處都像很自由的給我引路。但我的心隨着她選擇他的道路，在那時支配我們的，被我們叫做思想的那個東西，其實，在大抵的時候，也不過是學問上的共感的一種口實，感情的一種掩飾，愛的一種外表啊。

我母親起初對於他還未測到深處的一種感情抱着不安；但，現在她覺出她的精力漸漸地衰弱，她要把我們倆個人在同樣的母親的擁抱之下結合在一間。從好久以來使她苦痛的心臟病一點一點的使她作成了老病。在她發病特別利害的時候，她招呼我到她跟前：

——可憐的孩子，你看我真苦得利害了，她同我說：有一天，我要急的拋吊你啦。

——她沈默了，心裏是非常的難受。我忍不住地喊叫出來好像她等我說的話語：

——媽媽……你知道我要同阿麗沙結婚。我的話語底確的說中她的心意，因為她立刻就回答我說：

——是的。价龍啊！我想同你說的就是這一回事。

——媽媽！我哭着同她說：你相信她愛我麼？

——孩子啊，我相信。她重念了好幾回，很溫淳的：孩子，我相信。她說話時候很費勁。她又接着說：任憑上帝辦理罷。隨即，因我低頭在她的跟前，她把手放在我的頭上，又說：

——我的孩子們，請上帝保護你們，請上帝保護你們倆人，以後她就墜入一種昏睡的裏頭，我亦未想去叫醒她。

這樣的談話以後再沒有了；第二天，我母親覺得好些；我又回到學校裏，如此吐了一半心事以後，又重是緘默了。並且，我能夠再多知道麼？阿麗沙愛我，我雖時時刻刻都不疑

惑的。就縱令以往我會疑惑，經了這些悲哀的事情連續的發生，疑惑在我心裏也要永遠消滅了。

我母親，在我同阿緒桐姑娘看護之下，一天的晚上，慢慢地故去了。把她叫走的最後的發病不像以前的那麼利害；僅僅到了臨終的時候，病狀特別的可怕，親族們誰也沒得工夫跑來趕的到。我在我母親的老友的傍邊把我的死去的母親看了第一個通夜。我是非常的愛我的母親，但我很驚異，我雖流着淚，我總未感覺出悲慟的情緒；我哭的時候，是由於阿緒桐姑娘看着比她小好多歲的她的朋友在她以前到得上帝的面前，我對她起了憐憫。但在我內心裏想這種喪事會叫我表姊趕快的傾心於我，立刻把我的痛苦鎮壓住了。

第二天，我的舅父來了。他拿給我他的女兒的一封信。她過一天才能同我姨母蒲朗提葉來：



‘……价龍，我的朋友，我的弟弟’，她在信裏說……，‘在她死的以前，我未能講給她使她滿足的她等待好久的那些話，我覺得非常的懊悔。現在，請她原恕我了！今後只有上帝領導我們兩個人，再見，可憐的朋友。我現在比往常有好多的情思，你的阿麗沙’

這封信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她懊悔未講出的話，若不是她要約定我們倆人將來的話語，到底還是什麼呢？我還在特別年輕，我還未敢同她求婚。並且，我還必需她的允許麼？我們不是已經像定了婚的麼？我們的愛情對於我們的近人都不用守什麼祕密，我的舅父，同我母親一樣，不會作阻礙的；並且，他已經拿我當他的兒子了。

數日之後，就到了復活節的假期，我是到哈佛過的，我住在我姨母蒲朗提葉的家裏，差不多總是在我舅父畢克蘭家裏吃飯。

我的姨母菲麗茜蒲朗提葉是女人中最好的，但我同我的表姊妹們對她都沒什麼特別的親熱。不住的繁忙使她氣都喘不出來；她的舉動沒有溫柔，聲音沒有調子；在她的愛情爲我們流露的時候，由於這種心情流露的要求，她不管在一天的什麼時候，都盡力去愛撫我們。我的舅父非常的愛她，但，在他講論她的時候，我們一聽見他的聲音，我們就很容易覺出他是怎樣更喜歡我的母親。

——我可憐的孩子，一天晚上她起首說，我不知道這個夏天你想要作什麼，但我在決定我自己要作什麼的以前，我想要知道你的計劃：若是我對於你會是有用的……

——我還未怎麼想，我回答她說。或者我要旅行。

她又接續着說：

——你知道，在我家裏，同在福格斯馬一樣，你是被歡迎的。你會叫你舅父同嬌烈喜

歡,若是你到那裏去……

——你意思是想說阿麗沙。

——真的!對不起你……你相信我以為你愛的是嬌烈啊!直到你舅父講給我的時候以前……還沒一個月呢……你知道,我啊,我特別的愛你,但我不大知道你;我與你見面的機會太少啦!……並且我又不是一個怎麼的觀查者;與我沒什關係的事情,我沒有去觀查的工夫。我常常看你同嬌烈玩……我常常想……她很可愛,她很活潑。

——是的,我仍是願意同她玩,但我愛的是阿麗沙……

——好極了,好極了。隨你的自由……我啊,你知道,我也不大知道她;她沒有她妹妹似的好講話;我想,如果你選擇了她,你總有選擇她的些個理由。

——可是,姨母啊,我愛她並不是由於選擇的,我自己也沒想過我是由於什麼理由……

——介龍，不要惱；我講話並沒有惡意……  
……我要同你說的話，你給我弄忘了……啊，想起來啦；我想，當然，結局是得結婚的；可是，你還在服喪，照例，你定婚都是不得的……並且你還很年輕……我想來想去，你沒有同你母親，你一個人來在福格斯馬，是會不什麼可看罷……

——可是，姨母呀，就正正是因為這個，我說要旅行。

——是的。哎，我的孩子啊，我相信我在着什麼都好辦，我已經預備好了今天夏天淘幾天。

——只要我一請求她，阿緒桐姑就會很願意的來的。

——我已經知道她會來。但那還不行！我也是要走的……啊，我是沒有心替代你的母親，她刻着說，立刻的哭了；——但我要管家務……無論是你，無論是你舅舅，無論是阿麗

沙，你們總不會覺得有妨礙罷。

我的姨母菲麗茜看錯了她在那裏的效用。實在說，我們只是被她攪着。照她所說的似的，她在七月初就來福格斯馬住，阿緒桐姑娘同我不久也同她聚在一起。她藉口幫助阿麗沙照理家事，她把這安靜的家裏給充滿騷鬧。爲得叫我們愉快，照她說是‘爲得叫事情好辦’，她所獻的慇懃是特別的執拗，所以我同阿麗沙常常總覺得拘禁，在她的跟前差不過是沈默。她一定以爲我們冷淡……——然就是我們不沈默的時候，她會知道我們的愛情的性質麼？——反而，嬌烈的性質對於她的這種饒舌是合式的；或者我看見我姨母對於她最小的姪女表出很顯然的喜愛，生了一種不快的預感，使我對她的愛情生了障礙。

一天早晨，郵差來過以後，她把我叫來：

——可憐的介龍啊，我真覺得不過意；我的女兒病得很利害，叫我；我不得不離開你們了……

滿懷着無用的憂慮，我走去找我的舅父，我不知道到底我姨母走後，我還可以在福格斯馬不能。但是剛說了幾句話以後：

——我的可憐的姊姊爲什麼把這些個很自然的事情想得特別的複雜呢？介龍！爲什麼你要離開我呢？他喊着說。你不是已經差不多是我的兒子了麼？

我的姨母在哈佛剛剛地只住了十五天。她走了以後，全家又消停起來；清淨從新的又來在家裏，很像幸福一樣。我的服喪並未使我們的愛情生了雲翳，反到使我們的愛情加深。一種單調的生活又起始了。在這種的生活裏，如同在很響亮的環境裏似的，我們的心最小的激動都可以互相聽見的。

我的姨母走了的幾天以後，一天晚上，在棹子上，我們講論她——我記得是：

——騷擾得真利害阿！我們說。或者是生命的波浪不使這個有一點消停罷？愛的美的表相，你在此地是作什麼的反映呢？……——因為我們想起歌德的話，在講論斯坦夫人時，他寫道：“在這靈魂裏邊看世界反映會是美的”。我們立刻就想定了一種我說不出來的什麼的階級，認定最高的階級就是瞑想的知能。我的舅父，她直到那時是沈默的，悲哀地微笑着同我們說：

——我的孩子們，他說上帝認識他的形像，無論她就是怎麼粉碎。不要用人們一生裏的某一個時期去判斷人們。你們所以不願意於我的可憐的姊姊的地方，那是由於種種的事情造成的，我很知道，我不能像你們似的嚴格的批評她。青年時最可愛的性質到

老時，沒有不會損壞的。你們所稱爲菲麗茜的騷擾，起初也不過是魅人的情熱，也不過是果斷，同時也是奔放，也是愛嬌……我同你們說罷，我們以先也差不多同你們現在一樣。介龍，我是很同你一樣；比我所想的還要像你。菲麗茜很像現在的嬌烈……體格也像——忽然間我像重見了她，他轉身向他女兒接着說，在你的洪亮的聲音裏邊；她像你似的微笑——她待着時的的舉止，現在她已經失吊了，也同你一樣，有時，什麼也不作，坐着，胳膊支在前邊，頭托在交錯的手指頭上。

阿終桐姑娘轉身向我，用一種稍低的聲音說：

——你母親，阿麗沙是很像她的。

夏天，那一年，是素晴的。所有都像浸入在碧蒼的裏頭。我們的情熱戰勝了苦痛，戰勝了死；陰影從我們的前邊退去了。每天早



晨,我被我的歡悅叫醒;在黎明的時候,我就起來,我跑出去迎接太陽……在我耽想起那個時候,我重看見了當時的淋漓的朝露。矯烈比夜裏睡着很晚的她的姊姊起來早得多,同我走下到園子裏,她作了她姊姊同我的中間的信使;我綿綿地把我們的愛講給她聽,她好像是聽之不倦。我不敢講給阿麗沙的話都講給她聽。在阿麗沙前邊,由於愛的過強,我總感恐懼,拘束。阿麗沙好像承認這種的把戲,很喜歡我很快活的同她妹妹講話,不知道,(也或是裝作不知道,)我們在一塊兒總是講究她。

啊,愛底美妙的矯飾,強烈的愛底美妙的矯飾,由於一條什麼秘密的路,你把我們由笑引到哭,由最天真的歡悅引到德行的強制呢!

夏天很淡素地,很平滑地逝去了,他那些滑去的日子,現在我一點都記不得了。唯一

的事情，就是會話，讀書……

——我作了一個惡夢，阿麗沙同我說，在假期最末幾天的一天早晨。我活着，你死了。可是，我沒看見你死。僅僅是說：你死了。可怕極啦；但那回事總是不會有的，以後我以為你僅僅是不在這裏。我們分開了，我覺到我有法子同你結合一同；我想法子去找你，為的到得你那裏，我作大大的努力，結果把我激醒了。

“今天早晨，我相信我還保有着這個夢的印象；好像我還接着作這個夢似的。好像我同你分離開，我同你分離開住得好久，好久——她低低的聲說道，我的一生——在我的一生得作一個大的努力……

——為什麼？

——每人，一個大的努力，為得把我們結合在一同。

我沒拿她的話當真的，或者怕拿她的話

當真的。爲得抗辯她的話語，我的心跳得特別利害，立刻我有了勇氣，我向她說：

——我啊，我今天早晨夢見我很堅實地同你結了婚，無論什麼，無論什麼都不能把我們分開——除非是死。

——你相信死能分開麼？她回答說。

——我意思是說……

——我相信，反而，牠到能叫接近……是的，他能叫生時分離着的東西接近。

這一些話語直浸到我們的心的深處，甚至我們的話語的音調還仍在我的耳裏。但是，直到以後，我才知道他們重大的意義。

夏天逝去了。大部分的田畑已經空了，眺望意外地看得很遠。我出發的前夜，或者是再前夜，晚上，我同嬌烈向着下邊的園子的樹叢走下去。

——晚天你念給阿麗沙聽的是什麼？

——在什麼時候？

——在石坑的板橙上，在我們把你們落在我們後邊的時候……

——啊！……是波特列爾的詩罷，我記得是？

——什麼詩？……你不念給我聽。

——“不久我們就要沉入了冷的幽冥”，我用一種很壞的心思念起；但是她，立刻從我搶過去，用一種顫的變的調子接着念：

——別了！我們的過短的夏日的嚴熱的光明”！

——啊！你也知道麼？我喊着說，特別的驚訝……我以為你不喜歡詩……

——爲什麼不？因爲你不念給我聽啊？她向我說，但略帶拘束……有時你好像以爲我完全是蠢鈍的。

——人不喜愛詩，人也會是很聰明的。我總未聽見你讀過詩，你也沒叫我念給你聽。

——因為阿麗沙叫他……她沈默了一會，隨即猛的一聲：

——是後天你要走麼？

——是得走啦。

——今年冬天你要作什麼呢？

——師範學校的第一年。

——你什麼時候要阿麗沙結婚？

——不在我的兵役的以前，也不在對將來要作的事情一點還未想好的以前罷？

——你還不知道麼？

——我還不願意知道。好多的東西使我感得興趣。我盡力往下延期，直到必須取擇，不得不作的時候。

——你盡力把訂婚禮往下延期，是怕把你固定住罷？

我聳一聳肩，未有回答。她追問我說：

——那麼，你爲什麼等着不訂婚呢？爲什麼你不立刻就訂婚呢？

——但是爲什麼我們要定婚呢？就是外邊人不知道，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什麼，我們總要在一同，不是已經夠了麼？若是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獻給她，你以爲我用約訂把我的愛情繫結住才算好麼？我不幹。山盟海誓我覺得是對愛情的一種凌辱……只有我不相信她的時候，我才要同她定婚約呢。

——我並不是疑惑她……

我們慢慢地往前走。我們到了以先我無意的聽見阿麗沙同她父親講話的那地方。我突然地想到，剛才我看見阿麗沙走出到園子裏來，或者她坐在那交岔路上，她也可同樣地聽見我們呢；不能直接講給她的話現在有使她聽見的可能性，立刻給了我一種誘惑；這種詭計很覺得好玩，我抬高了聲音：

——啊！我喊着說，作出一種就我年令說不怎麼華飾的赤裸裸的激奮，而在話語上又加上了特別的注意，爲得要從嬌烈的話語中

聽見她還未說的一切的話……啊！我們傾身在我們愛的人的心上，只要我們能夠看見在她的心裏，如同在一個鏡子裏邊似的，我們映在那裏的影子啊！能懂得別人如懂得自己一樣，而且比自己還清楚啊！那是愛情裏邊的什麼的一種安靜啊！那是愛情裏邊的什麼一種純真啊！

我以為嬌烈的煩亂是我的凡庸的感激的一個結果，頗為得意。她猛然把她的頭藏在我肩裏：

——介龍！介龍！我一定要你使阿麗沙幸福！若是因為你她也要痛苦啊，那我可要憎死你啦。

——可是，嬌烈，我喊道，同她接了吻，把她頭托起來，我自己都要憎我自己的。你得知道啊！……但因為正正地要同她一同才開始我的人生，所以我不願決定我的前程呢！我是把我的全部的未來繫懸在她的身上！沒有

她我能夠做的事情,是不想作的……

——你同她講這遍話的時候,她說什麼呢?

——可是這遍話我總未同她說過!總沒說;就是因為這個我才未同她約婚;我們兩個的結婚,我們將來得作什麼,更不是問題了。啊!嬌烈啊!同她一同的人生我覺得是特別的美,所以我都不敢……你懂得這意思麼?我都不敢向她講。

——你要突然地使她幸福。

——不是!並不是那樣。但我怕……使她害怕,你懂得麼?……我怕我所瞥見的這種至大的幸福會使她驚恐啊!——一天,我問她到底她想不想旅行。她同我說她一點都不想,她知道有好多地方,都是美的,別人都可以去得,已經滿足了……

——你,介龍,你要旅行啊?

——走遍天下!人的一生很像一個長途



的旅行——同她，在書裏，在人羣裏，在各國裏走遍……你想過沒有，什麼是‘拉起錨來’這幾個字的意義？

——是的，我時常的想過，她喃喃地說。但我聽不大清楚她的話，我任憑她的話如同負傷的小鳥似的落在地上，我隨又同她說：

——夜裏出發，在黎明的眩光裏醒來，覺着僅僅我們兩個人在波浪的不定的上邊……

——到得在兒時在地圖上已經看過的一個港裏，那裏所有都是未見過的……我想像你在船橋上，同阿麗沙下船，阿麗沙倚在你胳膊上。

——我們趕快地到了郵政局，我笑着接着說，去領取嬌烈寫給我們的信……

——從她住在的福格斯馬寫的，你們要覺得那裏很小，很寂寥，而且是很遠罷……

彼時她的話語的確是否這樣呢？我不敢說一定，因為，我同你們說，我心裏充滿了我

的愛,愛的以外的話語我都不能聽得見。

我到了岔路的臨近;我們又順着原路走回來,那時,阿麗沙從樹蔭中出來,突的到得我們的面前。她顏色異常的蒼白,因此嬌烈喊叫起來。

——實在,我不怎麼舒服,阿麗沙愴卒間順口說道。空氣很新鮮。我想我最好回去啦。立刻她就同我離開,跑着回向家裏去。

——我們說的話她聽見了,嬌烈喊着說,在阿麗沙稍走遠的時候。

——但是我們未有說使她痛苦的話。反而……

——放我走罷,她說着,趕着她姊姊跑去了。

那天晚上,我未有睡覺。阿麗沙出來了吃飯,在吃完立刻就走了,說是偏頭痛。她聽見我們的談話了麼? 我很不安地想念着我

們說的話語。隨即我想或者我錯了，同嬌烈走的太多啦，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身上啦；但那是小孩子的習慣；阿麗沙已經看見我們那樣的走路有千百次啦。啊！我真是盲目啦，我摸索着找我的錯處，我瞬間都未想到嬌烈的話，我雖一點都未聽清楚，一點都追想不起，而阿麗沙是聽得清清楚楚的。有什麼要緊！由於不安生了迷惑，想起阿麗沙要疑惑我非常的害怕，但也想不出會有什麼危險，我決心了，雖然我同嬌烈講了那麼多的話，也或者由於她說給我的話得了暗示，我決心了勝過我的懸念，我的疑懼要翌日同她訂婚。

這是我出發的前夜。我要把她的悲哀歸咎於這種事上。好像她躲避我。一天過去了，我總未遇見她一個人的時候；未得同她說話就得走了的恐懼，迫我在晚飯以前的不多的時候到得她的房裏；她正在帶一個珊瑚

的項鍊，她抬開胳膊去結她，斜着身，背衝着門，在點着的兩個蠟燭的中間的鏡子裏，從肩上望後看。在鏡子裏頭她先就看見了我，她繼續的又看了我幾陣，未有轉身。

—— 哎，我的門未有關啊！她說。

—— 我打門；你未有回答。阿麗沙，你知道我明天要走麼？

她什麼都未有回答，但她把她那未有釘好的項鍊放在壁爐的上邊。‘訂婚’這個字我覺得過於顯露，過於粗野；我用些委婉的話往那裏說。在阿麗沙懂了的時侯，她好像跚跚起來，她背倚着壁爐……但我自己也是很顛慄地，我戰戰兢兢地都不敢瞅她。

我到在她的身傍，我未抬眼睛，我握住她的手；她未有往後退，但，把臉少微低下去，把我手少微拉高，她把我手放在她口唇上，半倚靠着，我，喃喃地說：

—— 不要，价龍；不要；我們不要訂婚，我請

你……

我的心跳得非常利害，我相信她覺得出；  
她很溫淳的又說：——不要；還早呢……

而在我問她：

——爲什麼？

——但是我應當問你：爲什麼？爲什麼  
變了？

我未敢同她講前夜的會話，但的確她覺  
得出我想說，好像是回答我的思想似的，她釘  
釘的看着我說：

——你想錯啦，朋友：我不要求好多的幸  
福啊。我們不是已很幸福了麼？

她用力去微笑，但未笑出來。

——不是；因爲我要離開你了。

——聽啊！价龍！我今晚不能同你說……  
不要把我們最後的瞬間傷害了……不要；不  
要。我永遠是愛你的；請你安心。我給你寫  
信；我說明給你聽。我約定從明天就寫給你

……自你走了的以後。——現在走罷！哎，我要哭啦……放開你。

她推開我，使我靜靜地離開了她——那樣的，就是我們的辭別，因為那晚上我再不能同她說話了，翌日，我走的時候，她閉籠在她的房裏。我從她窗戶上看見她揪着拉我的車遠遠地走去向我作辭別她表示。



### 三

那年,我差不多未能看見阿貝,吳提葉;在徵兵年齡以前,他自願的入了營,我則準備我的學士試驗,重上了一年的修辭學。我比阿貝小兩歲,我把我的兵役延期到師範學校卒業以後,我們兩個是應在那年一同入學的。

我們很歡樂的又見了面。從軍隊裏出來,他作了一個多月的旅行。我很怕看見他變了;但僅僅地他越法沈着起來,他的引人可愛的地方還一點都未有失掉。在開學的前一天;我們在綠森堡玩的那個下午,我再也不能隱藏着我的心事了,我很長的把我的愛講給他聽,並且那他已經知道。那一年,他從女



人身上得了些經驗，使他顯出一種略微誇張的高傲的神情，但我決不覺得是怎麼討厭。他嘲笑我沒有能講出他所謂的我的最後的言語的方法，他說出來不要使女性再得優勢的那個公理。我任憑他講，但我想他的這些高論對我對她都沒有用處，那只是僅僅表明他對我們完全未有理解。

我們到的第二天，我接到這一封信：

我的親愛的介龍，

我已深深地想過你向我提出的那件事。（我所提出的事！就叫作我們的訂婚罷！）我怕我對於你年齡過於大了。恐怕這一點你還未有覺得，因為你還沒有機會看見別的女人；但我想到我日後要感苦痛的事，嫁了你以後，若是我看出來我不能供你歡喜。你看我的信的時候，你一定要很發氣；我相信會聽見你的抗議；但我要求你再等一等，等你在人生

中再多走上了幾年。

要知道我在此地說的話全是爲你自己，因在我這方面我深信我永遠決不會不愛你的。

阿麗沙。

我們要不相愛啦！這宗事現在還成什麼問題麼！——我與其是感着悲哀寧是感着了驚訝，但我是非常的狼狽，所以我趕快跑着把那封信拿給阿貝看。

——可是！你想怎麼辦呢？他搖着頭咬着嘴唇看完了信以後向我說。我抬起了我的胳膊，非常的不安，非常的難過。——我希望至少你不要回答她！同女性討論起來，一定會弄糟的……聽我說：禮拜六到哈佛過夜，我們禮拜日早晨可以到福格斯馬，禮拜一早趕回來上課。自我入營以後，我沒同你的親戚們

再會過面；這是一個很充足的口實，並且使我是很光榮的。如果阿麗沙知道那不過是一個口實，那更好極拉！你同她姊姊講話的時候，我可以同嬌烈周旋。你可別要作出孩子氣啊……實在說，在你的經過的裏頭，有好多事情，我完全是說不清楚；你還未得完全講給我聽……那又有什麼要緊呢！我終會明白的……最好不要通知說我們去；應當把你的表姊驚襲了一下，使她不得工夫去準備。

推開園子的柵欄門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很利害。嬌烈立刻就跑着來迎接我們。阿麗沙在機房裏忙着作活，沒有急急的走下來。我們同我的舅父同阿緒桐姑娘講話的時候，他才進到廳裏。縱令我們不速的到着使着她驚慌，但是她在臉上一點都未有現露出來；我因想到阿貝同我講的話，我想到她待了好久未有出來，正正是要對我作一個準備。嬌

烈的極端的活潑把她的深沈顯得越法的冷淡。我覺得她不贊同我的歸去；至少她在神情上要表示出來不贊同；在這種不贊同的裏面，我不敢想會有一種很活潑的潛在情緒。離得我們很遠的坐下，在一個角上，靠着窗戶傍邊，她好像專心在刺繡，動着口唇，查數着針數。阿貝講話：真好極啦！因為，在我啊，我覺得已沒講話的勇氣了，如果不是他講了他這年的當兵同旅行的雜話，我們此次再會的最初的時間定會很沈悶地了。我舅父自己也像特別的憂慮的樣子。

剛剛吃過晚飯，嬌烈把我拉到傍過，拉我到園子裏頭：

——你知道人們向我求婚啦！在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她喊着說？阿姑菲麗茜昨天寫給阿爹信說尼默的大葡萄園主要討我，她說那個人很好，今年春天他在社交界裏遇見我幾次，因此中意了我。

——你看到他未有，那個人？我問她說，對於這位求婚人我不由的起了敵意。

——是的，我看清楚了他是個什麼人。是東齊火特一流的人物，是一個少爺，沒什麼教養，很醜陋，很俗氣，非常可笑，就是我姑姑在他跟前都不能莊嚴。

——那個家伙！……走運啦罷？我說，用一種嘲笑的音調。

——哎！价龍啊！不要打趣我！一個小老板！……如果你若是看見過他呀，你都不會這樣問我的。

——可是……我舅舅怎麼回答呢？

——就是依照我回答：我還年青，不能結婚……偏偏不湊巧，她笑着接着說，我姑母預料到這種的異議；在追筆裏她又說愛德華·鉄茜葉君，這是他的名字，情願等待，並且他馬上聲明須“依着次序”……真無道理；但你想我得怎麼辦呢？但我不能說因為他生得特別

的醜陋？

——可是，就說你不願同一個大葡萄園主結婚，

她聳一聳肩：

——這些理由，在我姑母的頭腦裏，是講不通的……不要講啦。——阿麗沙給你寫信沒有？

她話講得非常的快，她好像是格外的不安。我給她看阿麗沙的信，她臉紅過耳地讀着。我覺得在他話音裏辨別出一種憤怒的聲調，在她問我說：

——那麼，你要怎麼辦呢？

——我不知得怎麼辦，我回答說。現在我到得此地，我覺得用信寫是很容易的，我後悔我已經來了。她要說什麼話你知道麼？

——我知道她要使你自由。

——可是我，我要那自由作什麼！你知道她爲什麼給我寫那封信呢？

她回答我說不知道，她答的特別的冷淡，因此我雖然未能完全知道事實，至少從那個時候我知道嬌烈或者不會不知道的。——隨即，猛然地，在我們走的小路的轉角上，轉回身來：

——現在讓我走罷。你來到這裏，不是爲得要同我說話。我們一同待得忒久啦。

她一跑就跑到房裏去，過了一會，我聽見她彈起鋼琴來。

在我進入廳裏的時候，她一邊彈着琴，但是很懶懶地，如同偶然地即興似的，一邊同着走到她跟前的阿貝講話。我離開了他們。我彷徨在園子裏好久，去找阿麗沙。

她是在果園的深處，在一個低牆的腳下，採掙着與山毛櫸的落葉交香的乍開的菊花。空氣中浸滿了秋意。太陽僅微微的烘煖了樹牆，但天空是東方似的澄爽。她的面孔是

差不多包藏在西蘭式的大帽子的裏邊，那是阿貝旅行中帶給他的，他立刻就戴起來了。我到她跟前的時候，她起先未有轉身，但她那抑壓不住的輕的戰慄使我知道她已經聽見我的脚步；我已經很有元氣，很有勇氣，去反抗她的非難同她的眼睛加給我身上的嚴厲。但在我很疑懼的緩步走到她很近的時候，她起初並未有轉過臉來對我，但如一個發氣的孩子似的仍然低着頭，略略的往後向我伸出她的滿握着花的手，好像招呼我去的樣子。但是，我看見她這個舉動，想要耍趣，因止住了步的時候，她纔轉過身來，向着我走了幾步，抬起她的臉，我看見她的滿面都是笑容。被她的眼光一照，我覺一切又都是單純的，又都是平易的，所以，我毫未用力，聲色也毫未變，起始着說：

——是你那封信把我叫來的。

——你忒不信我啦，她說，隨即，用她的音



鋼的抑揚把她叱責的針鋒抑緩下去：——這宗事頂叫我不高興啦。爲什麼你曲解我說的話？但這算得什麼……（悲哀，困難，在我覺得，結局也不過是想像的產物，不過僅僅是在我心裏存在。）我們這麼樣已經幸福了，我已經同你說過好多遍了；在你向我提出變更的時候，我拒絕你，你爲什麼以爲奇怪呢？

實在，我在她傍邊覺得幸福，完全的幸福。所以我的思想一點都不會同她的思想兩樣了；在她微笑以外，在同她攜手在雜花夾道的路徑裏散步以外，我什麼都不希願的。

——如果你中意那樣，我嚴重的同她說，我立刻拋棄了一切別的希望，委身在完全的幸福裏頭，——如果你中意那樣，我們就不要訂婚啦。在我接到你的信的時候，我立刻深知道我真是幸福的，而我將要不幸福了。啊！把我曾有的幸福賜還我；我沒有她是不得的。我是十分的愛你，我可以等待你一生；可是，若

是你要不愛我，或者你疑惑我的愛，阿麗沙，我想起來，可真愛不了啊。

——哎呀！介龍，我總不會疑惑的。

同我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聲音又悲哀，又沈靜；但是，湛耀在她面上的笑容依然是很清澄地美，因之我覺得我的疑懼同我的抗議是可恥的；我在她聲音的深處得的悲哀的餘韻好像就是從牠們生出來。我毫無連絡的，同她講起來我的計劃，我的學業，以及使我抱着無限希望的新生活。師範學校，在那時，與後幾年完全不同；他的特別嚴格的訓練僅僅是使疎懶放逸的學生們叫苦；勤苦的學生的努力她反到獎遇。我很喜歡使我同社會隔絕的那修道院一般的風氣。並且，社會對於我引不起什麼興趣，只要阿麗沙要懼怕社會，我立刻就覺得社會是可憎惡的。阿緒桐姑娘在巴黎仍然住在她起初與我母親同住的那個房裏。我們在巴黎除她以外幾乎不認識別人，

阿貝同我，我們每禮拜天都要到她處耍幾點鐘；每個禮拜天我要給阿麗沙寫信，使她對我的生活什麼都不會不知道……

我們現在坐在敞蓋的柔架的緣上，胡瓜的大的秧子偶然的從裏邊突露出來，最後的果實是已被摘弔了。阿麗沙聽我，問我；我未曾感着過她如此地用心的溫情，她如此的懇摯的愛力。在她的微笑裏流露出懼恐，憂慮，及輕輕的懸念來，隨即重消沈進她的愛嬌的深情的裏面，如同在碧蒼裏的烟靄似的。

隨即，在山毛榉的板櫂上，矯烈同阿麗沙是來在那裏會我們的，我們再讀起孫班的‘時的勝利’來，每人一節的輪着往下讀，費過了那天日晚。到了晚上。

——走啦，在我們走的時候，阿麗沙擁抱我說，一半是嘲笑，但是擺着大姊的樣子，或者是我的唐突的舉動促着她那麼樣作，但也是她故意的。——如今，請你應許我以後不要這

樣荒唐啦。

——可是，你訂了婚啦麼？阿貝問我，在重新又剩我們倆個人的時候。

——朋友，已沒有問題啦，我回答他，我立刻又接着說，作出一種打斷新的發問的聲調：  
——這麼樣頂好啦。我再沒有比今天晚上幸福啦。

——我也是的，他喊道；說着，猛然的攀住了我的脖子：——我告訴你一件絕好的稀奇的事情吔！价龍，我迷戀上嬌烈了！去年，我就略微覺得；但，一向時間經過了好久，在同你的表姊妹們再會的以前，我毫不想同你說的。現在，事已成熟；我的生活有歸宿了。

我愛，我說我愛，——我鍾愛嬌烈啊！

好久以來，我就覺得我對於你有一種襟兄弟的情愛……

說完，他笑着，鬧着，伸出胳膊同我擁抱，在載我們到巴黎的火車的坐椅上，他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滾起來。我被他的告白給活活地悶死，在他言語中我感得混着些文字的誇張，因之我又略覺得討厭；可是，有什麼方法阻止如此般的狂熱，如此般的歡樂呢？……

——究竟如何？你聲明未有，我乘他心情流露的中間問他說。

——但未有！但未有！他喊道：我不願意燒弔人生記錄的最美的一節。

戀愛的最好的時期

並不在人說：‘我愛你’……

哎，不要非難我啊，你，你這位不着忙的先生。

——可是究竟，我略感激憤答道，你想，她在她那方面……

——她重看見我的時候，她那種困難的

樣子，你未有看出啊！……沒看見，你一點都未有看出，當然啦；因為你完全用心在阿麗沙身上……並且，在她問我的時候，她的話是多麼半吞半吐的啊！一年以來，她的智力是特別的發達。我不知道你從那裏知道她不讀書；你總以為只有阿麗沙讀書啊……但是，朋友，她懂得的一切東西，真令人駭異呀！你知道晚飯以前我們作什麼玩的呢？我們想起來但丁的短曲；我們一人念一句；我錯的時候，她為我改正。你很知道

Amor che nella mente mi ragiona

你沒有向我說她學過伊大利文。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十分驚訝地說。

怎麼！我起初誦短曲的時候，她同我說是你教給她的。

——一定是她聽見我念給她姊姊聽啦，在她一天在我們傍邊，如平日似的，縫紉或者刺繡的時候，但她總不像會懂得啊。

——真的阿麗沙同你被利己主義弄胡塗啦。你們倆個人完全沒頭在你們自己的愛裏，對於這個智慧，這個靈魂的驚人的萌芽是不會注意的！並不是我要稱誦我自己，但的確我來的正是時候……但不是，但不是，我對你並不是有惡意，你是知道的，他說着又擁抱我。只要你應許我：這些話一句都不要同阿麗沙說。我的事情我要自己管。嬌烈已到了我手了，的確的，十分的，我把她擱到放假我都不怕。我並且想從此不給她寫信。但，在新年假期裏，你同我，我們到哈佛去過，那時……

——在那時？……

——啊！阿麗沙立刻就知我們訂婚啦。我要辦得很圓滑。你知道以後要怎麼樣啦。阿麗沙的承諾，你不能弄到手裏，我用我們榜樣強迫的爲你得到。我們勸解她說，在你們結婚以前，我們是不得舉行婚禮的。

她接着往下說，他使我浸進到不竭的話

語的流裏，火車到了巴黎，就是進了我們的師範學校，我們却未有說完，因為，雖然我們從車站走到學校，雖然是在夜裏很深的時候，阿貝伴我到我的房間裏，我們談話直談到天亮。

阿貝的熱心把過去未來的事都打算好了。他已經夢想，講述我們的兩次的結婚；想像，描寫我們每人的驚恐，歡樂；馳想着我們的美的情話，我們的友情，以及他在我的愛裏的使命。這麼使人愛聽的熱情我真是難以抗拒，我覺得我心也深深地感到，結果我被她的空想的話語的魔力慢慢地屈服了。由於我們的愛情，我們的野心，我們的勇氣，都膨脹了；一從學校出來，我們的兩次的結婚被吳堪葉牧師祝福了以後，我們四個人出去旅行；以後，我們投身去幹大的事業，我們的女人要很心願的作我們的合作者。阿貝，教授生活感不到什麼興味，自信是為著作而生，由於幾篇成功的脚本，迅速地治起來財產，現在雖然是沒



有；我呢，我寧嗜愛學問，不十分喜歡由學問上得來的利益，我想專心研究宗教哲學，我打算給作了一本歷史……但，現在追想起那麼多的希望又有什麼用處呢？

翌日，我們就埋頭用工了。

#### 四

直至年假，時間是非常的迅速，我的信心，由於我同阿麗沙的最後的談話興奮起來，雖時時刻刻都未衰弱。照我所應允給她，我每禮拜日很長的給她寫信；其餘的日子，我離開了我的學伴，我差不離總同阿貝來往，我想念着阿麗沙生活着，我在我的愛讀的書上給她作上了記號，我把我要找的興味隸屬到她能感得的興味之下。她的信總未有使我不安；並且她很按時間期地回答我的信，在她追隨我的熱心的裏邊，我相信看見寧是一種鼓舞我用功的心机，並不僅是心情的愛好；並且我覺得鑑賞，討論，批評，在我，不過是表明思想的

方法，而在她，她利用這些東西給我藏起來她的思想。有時，我疑惑她或者是同我玩笑……有什麼要緊啊！已經決心什麼都不尤怨，我在我的信裏一點都未透出來我的不安。

十二月末，我去到哈佛去，阿貝同我。

我下榻在我姨母蒲朗提葉的家裏。我到的時候，她未有在家。但我剛剛在我屋裏安置好了一個僕人就來通知我說她在客廳裏等我。

她剛剛問完了我的健康，我的居處，我的學業，她一點都未另用心机，立刻就把話語轉到她那親切的好奇心的那方面：

——你還未同我說，孩子，你在福格斯馬住的滿足不滿足？你的事情稍微進行了沒有？

我的姨母的這種僂親切，我只得忍受着；但是，我的感情，就是最純的最溫柔的言語都會傷害着，我聽她這麼簡略地對待牠，真是痛

心極了，但她講話的聲音倒非常地純樸非常地誠懇，所以我又不能冒昧地發氣了。然我起初也少微的不敬：

——在春天你不是說你認為我們的婚約過早麼？

——是的，我很知道；起先誰都那麼說，她即刻答道，說着她提起我一隻手，很感激地緊握在她自己的手裏。並且，因為你的學業，因為你的兵役，在數年以前，你不得結婚，我很知道。並且，在我個人，我不贊成長期的婚約；那要活活把青年姑娘們累死……但有時候是很動情的……可是，沒有作公式的婚約的必要……那僅僅是要使人知道——啊，很緘密地——一再沒找着去作的必要呢；並且，那可以許可你們通信，你們來往；並且，若是有別一個對手方出來的時候，她作一種適當的歡笑插着說，——那可以使人鄭重地答覆說……不要；請不要。你知道有人向嬌烈求婚啊！今年冬天，

她很惹人注目。她還在歲數很小，她就那麼回答；但那位青年提出等待；——那底確不是一個青年人……簡言之，那是一個門戶；是一個很靠的住的門戶；並且你明天可以看得見；他到我們這裏過聖誕來。你告訴我你的印象。

——姨母，我怕他捨了本，我怕嬌烈頭腦裏另有別人，我說着，我費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未立刻把阿貝指名出來。

——哼！我姨母釘問說，她突出了懷疑的口吻，把頭往傍邊傾斜着。你驚死我啦！爲什麼她什麼都未跟我說呢？

我咬着我的口唇，爲得想不再多說。

——吧！我們會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向，嬌烈她是有一點痛苦，她續說道……可是，現在講論的不是她……啊！阿麗沙也是非常的可愛……到底，你向她作過宣言沒有？到底，有過沒有？

雖然我覺得宣告這個字是過逾地粗野，

我滿心都起了憤懣，但我被問難從正面給捉住。我很難能夠扯謊，我胡亂地回答她說：

——有過——說着，我的臉就燒紅了。

——她同你說什麼呢？

我低着頭；我總想不回答。但我越法的沒了辦法，我好像不由自主：

——她拒絕訂婚。

——啊！她有道理，那個小丫頭！我姨母喊道。你們的來日方長啊……

——啊，姨母，別說啦，我說。我攔她沒有攔住。

——並且，她並未使我驚訝；我覺得她比你懂事的，你的表姊……

我不知當時是怎麼啦；我被她釘問迷昏啦，我忽然覺得我的心裂了；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我把我頭埋轉在我的善良的姨母的膝上，我哭涕着：

——阿姨，沒有，你是不知道的，我喊着。

她沒有要求我等待……

——怎麼？她會要拒絕你麼？她用一種溫柔的同情的聲調同我說，用她的手把我的頭托起來。

——尚沒有……沒有，尚不確定。

我悲淒地搖著頭。

——你怕她不愛你啦？

——啊！不是；我怕的不是那個。

——我的可憐的孩子，如果你要我知道你，你得還略微講得清晰些。

我使我爆露出我的弱點，我又害羞又難過；我姨母自然是查不出我的不安的理由，但，如果在阿麗沙的拒絕的裏面藏着明確的動機，我的姨母，慢慢地審問她，或者能為我把牠發現出來：

——聽，她又接着說：阿麗沙明天早晨得來同我布置聖誕樹；那我很快地就能看出是什麼的周轉；吃飯的時候，我告訴你知，我相信

你會知道是沒什麼使你驚怕的。

我到畢克蘭家裏吃晚飯。嬌烈數日以來實在是苦痛,我覺得她變了;她的眼睛作出略帶兇暴而將近冷淡的表情,使她同她姊姊比往日更大不同了。對於她們兩個中的哪個那天晚上我都未特別的講話;並且我也未希望講話;因為我舅父顯出來疲乏的樣子,飯後少過一陣我就退出去了。

我姨母蒲朗提葉預備的聖誕樹每年都招聚了好多的小孩子,好多的親戚,好多的朋友。牠擺在上樓梯地方的門口裏,對面是一間第一候客室,一間廳,一間栽花的溫室開着玻璃窗戶,裏邊擺着一個食廚。樹的裝飾還未作完,過節的那天早晨,就是我到着的第二天,阿麗沙,果如我姨母所說似的,很早的時候,就來幫助往樹枝上掛各種的裝飾,燈火,水菓,



糖菓、玩具等等。我在她傍邊看着她作我會特別歡喜，但我得使我姨母同她講話了。我沒有看見她就出去了，我終朝努力着保有着我的不安。

我率先走到畢克蘭家裏，想重會嬌烈；我知道了阿貝在我以先到得她那裏，我怕攔斷了他們決定的談話，我立刻退出去了，隨卽，我在河岸上同街裏直傍徨到中飯的時候。

——大混蛋，在我回來的時候我姨母親喊着說，生命許這麼樣摧殘的麼！今天早晨你同我講的話沒有有一句是有道理的……啊！我沒有拐灣拐角；我打發幫我們作工作倦的阿緒桐姑娘去散步，在只剩了我同阿麗沙的時候，我就簡簡單單地問她爲什麼她今年夏天不定婚。你相信她一定很爲難罷？——她一點都未有招慌，很鎮靜地她回答我她不願意在她妹妹以前結婚。如果你很直率的問她，她會像回答我似的回答你。那真是一

種焦心的事啊！是不是呢？啊！孩子，什麼東西都沒有直率好……可憐的阿麗沙，她又同我說離不開父親……啊！我們講了好多話了。她很有道理，那個小丫頭；她又同我說她還未看透到底她是不是與你合適的人；她怕對於你她過於歲數大，她甯希望像嬌烈那麼大歲數的。

我姨母接着說；但我已經不聽了；僅一件事情在我覺得重要：阿麗沙拒絕在她妹妹以前結婚。——但阿貝不是在那裏麼！他那個傢伙，他真估中啦；他要照他所說似的，一下子，把我兩人的結婚都弄成……

這種很簡單的表示使我耽入了煩惱，但在我姨母跟前，盡力的掩藏着，我僅僅使她看出一種歡樂，在她覺得是很自然的，使她將別的喜歡，使她覺得像是她給了我似的；但，飯後，我，藉了一個口實，立刻就離開了她，跑着找阿貝去。

——哼！我同你說什麼啦！在我同她述過我的歡悅，他擁抱着我，喊道。——朋友，我已經很想向你說我今早同嬌烈的會話可以算是決定的了，雖然我們差不多盡是講你……但她像疲倦，像發神經似的……我怕談得過長使她心裏動搖，滯得過久使她興奮。照着你你這樣同我說，總算成功了！朋友，我在我的手杖我的帽子上邊跳着。請你伴我到了畢克蘭家的門口，拉着我，小心我途中飛了：我覺得我比歐福利央還身輕……等到嬌烈知道只因為她她的姊姊拒絕應許你的求婚；到那時我馬上就要向她求婚……啊，朋友，我已經好像看見我父親今天晚上在聖誕樹的前邊，幸福之極，哭着，讚美上帝，伸他的充滿祝福的雙手在我們四個跪着的訂了婚的人頭上。阿緒桐姑娘嘆息得氣絕，蒲朗提葉姨母在她的胸衣的裏邊流着淚，輝煌燦爛的聖誕樹要讚美上帝的光榮，如同聖書裏的羣山似的舞着

章。

快到傍晚，人們纔點着了聖誕樹，小孩子們親戚們，朋友們都齊集在周圍。離開了阿貝以後，我什麼都沒作，滿心都是苦悶焦慮，我想要混忘了我的期望，我遠遠地跑到聖阿特烈施絕壁上，我迷了路，所以我重回到蒲朗提葉姨母的家裏的時，祭典已經開始好些工夫了。

一到門口，我就望見了阿麗沙；她好像在等我，立刻走向我來。她在她脖子上，在一件漂亮的胸衣的開領處，帶着一個舊的紫水晶的小十字架，那是我為紀念我母親給她的，我還未曾看她帶過。她的面孔很緊版，她的臉上的苦痛的表情使我難過。

——為什麼你來的這麼晚呢？她用一種抑制着的急的聲音同我說。我很想同你講話。

——我在絕壁上迷了路啦……但，你苦

痛啊……啊！阿麗沙，有什麼事情？

她在我前邊站了一會，像很爲難的樣子，口唇顫着；一種非常的憂悶塞滿我的胸裏，我問都未敢問她；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脖頸上，好像要拉近我的臉似的。我看出她想要說話；但正在那時候，客人們進來了；她的失弔了勇氣的手又放下去……

——已經沒有時候了，她喃喃地說。隨即，看見了我的眼睛充滿了眼淚，覺着或者用一種騙哄的的解辯能使我鎮靜下去，她對我的眼睛的質問回答說：

——不要……你安心罷，僅僅我是頭痛小孩子們鬧的真利害……我要這裏躲一躲……現下我要回到他們那裏去啦。

她突然地離開了我。好多人進來，把我同她分隔開。我想到廳裏會她去；我看見在房間那一端上，好多小孩子們圍着她，她領他d們玩。在她同我的中間，我認見有各樣的人。

我不敢在他們前邊闖過去，怕被他們捉住；禮儀應對，我覺得我什麼都不會；或者我可沿着牆一溜的過去……我試從那邊走。

當我在溫室的大的玻璃門的前邊走過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胳膊被人捉住。嬌烈在那裏，半藏在門口裏，在門簾裏遮着。

——到溫室裏來呵，她驟然的向我說。我有話要同你講。你自己先去；我馬上就到。

——說着，她門一開，就跑到溫室裏邊去了。

是怎麼樣經過的呢？我很想再見一見阿貝。他說什麼啦？他作什麼啦？……又回到正門口，我走進溫室裏邊，嬌烈正在等着我。

她滿面洞紅；她的眉毛的鬢蹙使她眼色作出了一種嚴烈而痛苦的表情；她的雙眼光耀着，如同她感了熱一樣；就是她的聲音都像是難過，都像是難受似的。一種的狂熱使她興奮；我心裏雖然不安，但我驚訝，我差不多被

她美貌弄得沒辦法。只我們兩個人在一起。

——阿麗沙同你講過沒有？她立刻就問我說。

——僅僅兩句話；我回來很晚。

——你知道她願意我在她以先結婚麼？

——知道。

她釘釘的看着我……

——你知道她願意我同誰結婚麼？

我沒有回答。

——同你，他喊了一聲，說道。

——但那是胡說！

——是啊！在她聲音裏又是失望又是勝利。她直立起來，她寧是往後退了。

——現在我知道我得做事情啦，她惑亂地接着說，她開開了溫室的門，她在身後邊碰的一聲關上了。

在我的頭裏，在我的心裏，一切都在跚蹠。

我覺得我頭蓋上血澎澎的跳着。僅有一個思想抵制住我的混亂：找阿貝去；他或者會給我釋明那兩姊妹的奇妙的話語……但我再不敢再進到廳裏去，我覺得在那裏誰都會看出我的煩惱。我出去了。院裏的凍冷的空氣使我鎮靜起來，我在那裏滯了好久。已經到了夜裏，海上的薄霧籠住了城市；樹已沒葉了，天地好像無限的寂寥……歌聲起來了；那一定是集在聖誕樹周圍的小孩子們的合唱。我從正門進去。廳同候客室的門都開開了；我望見，在現在已沒有人的廳裏，我姨母，在鋼琴的後邊未有藏好，在那裏同嬌烈在講話。在候客室裏，在祝祭的樹的週圍，客人們相互的擁擠着。小孩子們已經唱了他們的誦歌；肅靜了一陣，吳提葉牧師，在樹的前邊，作起一種說教的姿勢。他對於他所謂的‘播善種’的那件事，什麼機會都未有佚過。燈光同熱使我不舒服；我想再出去；我看見阿貝背靠着門；



他在那裏的確是滯了好久了。他敵意的瞅着我，我們兩個眼睛瞅到一同的時候，他聳起肩來。我走到他近前。

——混障！他低聲說：隨即，猛然地：哎，來，出去；我真吃了苦啦，我們一到外邊：——混障，他又重新的說，在我焦慮地瞅着他未講話。——可是她愛的是你啊！混障！你怎該不同我說呢？

我很狠狠。我滿不知道是怎回事。

——不是，不是啊！你自己都沒看出來啊！

他捉住我的胳膊，很兇橫的撼搖我。他的聲音，在他緊閉的牙關底下，顫慄着，嚦嚦着。

——阿貝，我央求你，沈默了一會之後，我以一種同樣的戰慄的聲音同他說，在那時，他拉着我邁着大步亂走，——不要這麼的興奮，請講述我聽那經過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啊？

在街燈的光底下，他突然使我止住步，瞪着大眼睛瞅我；隨即，劇急地拉我逼近他，他把

他頭依在我的肩上，在哭泣中喃喃地說：

——原諒我！我才混蛋啦，我也不知道，你看  
不明白，我又何曾看得明白呢。

他的眼淚使他少微的鎮靜一下；他重抬起頭來，仍舊是往前走，他接着說：

——怎麼樣經過啦？……現在提起來又有什麼用處？我同嬌烈在早晨譚過了，我已經同你說過。她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活潑；我以為是因為我呢；但，僅僅地，是因為我們講論着你。

——那時你沒看出來麼？

——沒有；沒有看得清確；但現在就是很小很小的表示都使我明白了……

——你的確是沒有看錯啊？

——看錯朋友，除非瞎子，沒有看不出她愛你的。

——那麼，阿麗沙呢……

——那麼，阿麗沙犧牲啦。她探出她妹

妹的祕密，她把位置讓了。看啊！大哥！這不是難懂的，可是……我想同嬌烈再談一次；但我說了幾句話，她一起首懂我的意思，她從我們坐着的長椅子起來，重念了好幾次：“我已經想一定啦”，她是用一點都沒有一定的人的聲調說的。

——啊！不要鬧笑了！

——爲什麼？我覺得滑稽，這種話……她闖進她姊姊的房間裏。我聽一種激烈的聲音的叫響，驚了我一跳。我希望重見到嬌烈，但待了一會，是阿麗沙出來了。她頭上戴着帽子，看見我很不好意思，一過之間問了我一個好……就是如此。

——你未有重會見嬌烈麼？

阿貝少微躊躇一下：

——會見了。阿麗沙走了以後，我推開了房門。嬌烈在那裏，一點都不動，在壁爐的前邊，曲肱倚在大理石的上邊，腮托在手裏；她

釘釘地看着鏡子。她聽見我講話的時候，她沒有轉過身，但腳打着地，喊着：“啊！放開我啊！”作一種嚴苛的聲音，所以我一點別的話都未有問就走開了。就是如此。

——而現在呢？

——啊！同你一講，我覺得好受多啦……而現在呀？就這麼罷！你得去把嬌烈從她的戀裏醫治好，因為，或者是我誤解了阿麗沙，不然，她就不會是你的了。

我們沈默地走了好久。

——回去，末尾他同我說。現在客人都走了。我怕我父親等着我呢。

我們回去。大廳已經空了；在候客室裏，在燈光將盡消滅的剝落的樹的傍邊，我看見有我姨母同兩個小孩子，我的舅舅畢克蘭，阿緒桐姑娘，牧師，我的表姊妹，還有一個很可笑的人物，那個人我看見他同我姨母談了好久，

但我在此時纔認出他是嬌烈講給我的那位求婚者。比我們誰都大，都壯，都有色豔，頭差不多禿了，是屬於另一階級，另一環境，另一種族的，他在我們中間覺得很一個生人；他很神經地掠着捻着厚的口髭底下的一縷灰白的皇帝式的鬚鬢。門都在開着的門口已沒有燈亮了；我們兩個人一點沒動靜的走進去，人們誰都未注意到我們來。一種很可怕的預覺緊壓在我的心裏：

——等一等，阿貝拉住我的胳膊說。

我們那時看見那位生人走到嬌烈近前，拉她的手，她任憑他拉一點未有抵抗，但未有轉過臉來向他。夜閉在我的心裏了……

——可是，阿貝，怎麼一回事？我默默地說，好像我還未有看懂，或者是我希望是看不懂。

——她媽。小丫頭拍賣啦，他作一種嚶嚶的聲音說。——他不甘居她姊姊的下風。

一定天使在天上讚美她！

我的舅父擁抱嬌烈，她是被圍在阿緒桐姑娘同我姨母之間。吳提葉牧師走近前來……我向前動了一動。阿麗沙望着我了，沖向我跑來，戰慄着：

——可是，介龍，那不成啦。她不愛他啊！今天早晨他又同我說了。想法攔擋住他啦，介龍啊！這個丫頭怎麼辦呢？……

她懸在我的肩上，作一種失望的哀求的樣子。爲得減輕她的苦惱，我的命我都捨得出去。

樹的近前，忽然間叫喊起來；亂動了一陣……我們跑去。嬌烈倒在我姨母的胳膊上失了知覺。人都跪來，低着頭看她，我僅僅能看見她一點；他的披散開的頭髮好像把她那剃白的面孔拉到後邊去了。從她身體的痠攣上看，那決不似一種平常的暈倒。

——但沒有！沒有！我的姨母高聲說，爲得

使我們驚詫着的舅舅安心，一方，吳提葉牧師也在安慰他，食指向天上指着，但沒有，不要緊。是興奮，是神經異常。鐵集葉先生，來幫助我，你有力量。你帶她到我房裏去；放在我床上……放在我床上……隨即，她低頭對她的大兒子說，在他耳朵裏講了一句話，我看他立刻就走了，一定是找醫生去了。

我姨母同那位求婚者把半倒在他們的胳膊上的嬌烈從肩底下抱住。阿麗沙托起她妹妹的腳輕輕地抱着。阿貝托着在後邊吊着的頭，——我看見他，拱着身，捉住她的散亂的頭髮，接吻殆遍。

在房間的門前，我止住步。我聽見嬌烈在床上；阿麗沙向鐵集葉先生同阿貝說了幾句話，我沒有聽清楚；她陪他們直到門口，跟我說叫她同她妹妹休息，她只要同我姨母蒲朗提葉同她滯在她妹妹的傍邊……阿貝拉着

我的胳膊，拉我到外邊，在黑夜裏，我們走了好  
久，沒目的，沒勇氣，沒思想。





## 五

我在我的生活裏除了我的戀愛以外找不着別的滿足，我全副精神都放在戀愛上，除了從我愛人來的東西，我什麼都不期待，什麼都不想期待。

翌日，當我預備去看她去，我的姨母把我遮擋住，拿給我一封信，是她剛收到的：

……嬌烈的狂熱吃了醫生給的水藥今天早晨才止得住。我請求价龍這幾天內不要到這裏來。嬌烈會聽見他的脚步，他的語聲，對於她是要特別的肅靜。

嬌烈的病態我恐怕使我離不開這裏。

如果在价龍走的以先,我不能接見他,姑母,請你告訴他,我要給他寫信啊……

只是不准我去。我的姨母,同別的人,可任意拉畢克蘭家的門鈴;我姨母打定就在那天早晨去。我會作出什麼動靜麼?真是一種無聊的藉口……有什麼緊要!

——好啦。我不去啦!

我不能即刻再去會阿麗沙我非常苦痛;但我很怕再會見她;我怕她把她妹妹的病狀歸咎在我的身上,不去看她,比看她惹她發氣要好受的多啊。

但我想去再見阿貝。

到他門口,他女僕遞給了我一封手柬:

我留下這幾個字,是爲得使你不要焦急。滯在哈佛,在嬌烈的近前,是真使我難以爲情啊。昨晚離開了你,我立刻就搭船到蘇桑城

去。到倫敦，……S的家裏，我去過年假。我們到學校再會罷。

……人的救助我一起完全失弔了。我不想把這種除苦痛以外什麼都得不到的滯在往下延遲下去，在開學的以前好久，我就返回了巴黎。我把我的眼睛轉向了上帝，轉向了“給一切的真的安慰，給一切的恩惠，給一切的完全的賞賜”的上帝。我把我的苦患捧獻給他。我想阿麗沙也是向他求救，想起她也在禱告，使我的禱告生了勇氣，起了熱心。

默想讀書，過了時間好久，除了我同阿麗沙的往來書信以外別無餘事。我保存起她的一切的信札；我的追憶，以後是雜亂的，在她信裏留下了痕印……

由於我姨母——而起初僅僅是由於她——我得到哈佛的消息；我由於她知道最初

幾天嬌烈的很利害的病狀使人非常的不放心。我走的以後的十二天，我纔得着阿麗沙的這一封短簡：

原諒我，我的親愛的价龍，原諒我沒有立刻給你寫信。我們的可憐的嬌烈的病狀使一點的寫信的工夫都沒有。自從你走了以後，我差不多就沒有離開過她。我請求我姑母報告給你我們的消息，我想她已經報告過了。你會知道從三日以來嬌烈好得多了。我已經感謝了上帝，但還不敢安樂。

路伯，直到現在我沒大同你們講過他，他在我以後的幾天返了巴黎，同樣地告訴給我他姊姊們的消息。因為她們，我特別地照顧他，在我自己的本來的性情是不會那麼的自然地照顧他；他進的農業學校每每放假的時候，我去照管他，我費盡心機去討他喜歡。

我不敢問阿麗沙不敢問我姨母的事情，我是從他聽道的：愛德華·鐵茜葉很勤勵地來探問嬌烈的消息；但當路伯離開哈佛的時候，她還未有接見他。我還聽他說，在我走的以後，嬌烈在她姊姊面前守着一種頑固的緘默，是堅不可破的。

以後，過了幾天，從我姨母，我知道嬌烈的婚約，在阿麗沙，果如我所豫料，希望立刻就破裂的，而在嬌烈自身則要人趕快的正式的宣布。她這一種決心，被勸告，命令，哀求都沒能打得斷，遮住了她的頭，蓋住了她的眼，把她閉籠在緘默的裏頭……

時間過去了。我僅僅從阿麗沙得着些敷衍的短簡，並且我對於她也不知道應當寫什麼。冬天的厚霧籠罩住了我；我的讀書的燈光，我的戀愛同我的信仰的熱情，哎！不能從我的心中把闇夜同冰冷趕得出去。時間過去了。

以後，春天的忽然的一天早晨，從阿麗沙寫寄當時不在哈佛的我的姨母的一封信——那封信是我姨母送給我看的——裏，我抄下了足以把這事實闡明的這下邊的一段：

…請讚賞我的順從：我遵照你勸告我的話，我接見了鐵茜葉君；我同他談了好久。我看見他舉止端方，我同你說罷，我差不多相信這一種結婚不會像我預先所怕的那樣的不幸。的確嬌烈是不愛他；但我覺得她，過了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對於人愛她，沒有以先似的憤慨。他講論事情很有識見，對於我妹妹的性情沒有看錯；他深信他愛她會有效果，他自慢他的恆心可以勝過一切。那是對你說他是特別迷中了。

我看見价龍照顧我的弟弟，實在是從心的高興。我想他照顧他完全是由於義務，因為路伯的性情同他是毫不相近——也許是

爲得討我喜悅——但的確她已經知道人担負的義務越法的困難，越法地能陶養自己的靈魂，能把自己的靈魂提高。這是我的崇高的反想！不要忒笑你的大姪女，因爲就是這種思想使我得了力量，幫助我把嬌烈的結婚努力地當作一種好的事情去看。

我的親愛的姑母，你的親切的懸念真是使我喜歡極啦！…但不要相信我是不幸；我差不多可以說：不然——因爲來搖撼嬌烈的這一種試鍊在我的身上已生了反動了。我常常念着不大懂的聖書的這句話，我豁然明白了：“信賴人的人有禍了。”我在聖經裏讀得以前，在我十四歲時，在价龍十二歲時，他送給我的那聖誕節的小畫片裏我曾讀過了這句話。在那個畫片上，在我們那時覺得很可愛的花束的傍邊，有這幾句詩，那是高爾迺葉的一段の排句：



世上的什麼的勝利的幻惑  
使我今日昇翔向上帝那裏？  
完全倚靠在別的人的身上  
那個人他真真是有禍的了！

同這幾句詩比較起來，我的確是無限的喜歡‘耶利米亞’的那單純的節句。當時，价龍選擇那畫片的時候，他沒注意到那節句罷。然而，若是我從他的信裏判斷，他現在的心情同我的是很相似，我每天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使我們個人已一齊同他接近了。

想起了我們的談話，我已不像已往似的長長地給他寫信了，怕攪擾他的工作。我越法地講論他，我越法的感得有一種報償，這你是一定看得出來的；寫也怕是寫不完的，就是擱筆罷；這一次，請你不要分外地叱責我。

這一封信給我引起了多少的反想啊！我詛咒我姨母的不謹慎的干涉（給阿麗沙暗

示的，使她對我守沈默的，那一段會話是什麼呢？），我詛咒她那不正的注意使她連這些話都告訴給我。若是我已經很難忍受住阿麗沙的緘默，啊！是不是最好是我概不知道她把不肯講給我的話她寫給別人呢！一切使我憤怒：聽見她講述給我姨母我們兩人間的極瑣微的祕密，那自然的音調，那種冷靜，那種的莊嚴，那種的暢快……

——並不然，我的可憐的朋友！在這封信裏，除了你知道不是寄給你的以外，還有別的使你憤怒的麼？我日常的話侶阿貝同我說，我只能同阿貝一個人談心，在我孤獨的時候，我向他不住的發洩出我的弱點，我的哀嘆着要求人的同情，我的不自信，以及我在困難中，專靠他參謀的信賴，雖然我的稟性是不同的，又或者就因為是稟性的不同罷……

——我們研究這封信，他把那封信放在我的棹上說。

在懊恨中我過了三夜,在自己心裏覺得是正正地四天啊!我不知不覺的得到我朋友想同我說的這一個結果:

——嬌烈同鐵茜葉兩個人我把他們投入情火好啦!我們知道那火焰是怎麼樣。嘿!鐵茜葉我覺得很像一個飛蛾,得在火焰裏燒死……

——管他呢,我同他說,我被他的笑談弄得很不痛快。我們談別的。

——別的?他說……別的都是你的事情哩。你還嘆息啊!沒有一字,沒有一行,不是充滿着你的思想。寧可以說這封信就是給你寫的,菲立茜姨母,送給你這封信,正正是把牠轉寄與真正的受信人。因為你沒有在,阿麗沙沒有法子,所以把那封信才寄送給那位老太太;對於你姨母,高爾適葉的詩句,是有什麼用處哪!——我插一句向你說罷,實在,那是羅新諾的詩句;——她是同你講話呢,我同你

說罷；是向你她說了那一切的話。你真是孩子氣啦，看你表姊在十五天內長長地，自自然然地，快快活活地，給你寫信不的。

——她還沒怎麼找着她的道路！

——只要你使她有道路，她即會有呵！你信我這意見麼？——爾今爾後，…對於你們的戀愛，你們的結婚永不要講；你沒有看出來，自從她妹妹的事變以來，是她願意那麼樣麼？在友愛的情場上作工夫，不斷的同她講論路伯——從你抱十二分忍耐照管那傻小子以來。繼續着安慰她的心性；一切自會順利的。啊！若是要我給她寫信啊！… …

——你亦不配愛她。

然我順從着阿貝的勸告；結果，不久，阿麗沙的信就起始源源的來了；但，在嬌烈的地位，就不是幸福，沒確定以前，我還不能希望她那方面的真的快樂，同毫無藏掩的奔放的心情。

阿麗沙報告給我的關於她妹妹的消息

漸漸順利起來。她的婚禮要在七月裏舉行。阿麗沙寫信給我說，她想在那時我們一定因為功課很忙不能去……我知道她想最好是我們不參加於結婚式，藉口有考試，我們送去我們的祝詞就算了。

在那結婚的十五天以後，我接到阿麗沙的這封信：

我的親愛的价龍：

你想我是何等的驚嘆，在昨天我偶然翻開你送給我的那本可愛的羅新諾，我在裏邊發見了你送給我的那舊的聖誕畫片上的那四句詩，那畫片我在我的聖經裏放了將十年了。

世上的什麼的勝利的幻惑  
使我今日昇翔向上帝那裏？  
完全倚靠在別的人的身上  
那個人他真真是有禍的了！

我起初以爲是高爾迺葉的排句，我承認我沒把他們當做可嘆美的東西。但，我接續着讀讚美歌的第六章，我碰見了這麼美的幾段，使我不能不抄送給你。這幾句詩你一定知道的，若是我從你寫在書邊上那些不注意的第一個字母上作判斷（實在，我總好在我的書上，同阿麗沙的書上，寫她的名字的頭一個字母，在我喜歡的地方，我想使她知道的地方）。但有什麼要緊！我抄寫是爲得我自己的快樂。我以爲是我自己發現出來的東西，我看出來那原來是你給我的，我起初有一點發窘，隨即，想起來你也同我一樣地愛那些詩句，在我的歡喜之下，這一種壞的念頭立刻就打消了。把牠們抄了一遍，我覺得好像同你一同重讀牠們似的。

不朽的智慧言語

發出聲音來教導我們。

“人類的孩子們呀，他說，

什麼是你們勞心的給果？  
虛榮的靈魂呀！是由於什麼錯誤，  
你們用你們血管中最純的血液  
你們時時常常地買得，  
並非是養活你們的面包，  
乃僅僅是一個陰影啊  
使你們比從前還要飢餓。

我提獻給你的面包  
乃是那天使的膏糧：  
那是上帝用他的小麥的粉精  
他親手把牠作成  
這一塊可口的面包  
在凡衆的——在你追隨的凡衆的  
棹上是永遠不會吃着。  
誰跟隨我來我給誰這塊面包。  
前來。你是不是願意生活？  
來取，來吃，來生活。

.....

快活地被囚着的靈魂  
在你的羈索下你是平安，  
你飲着活泉的生水  
那是永遠不會竭乾。  
誰都可以渴飲在這水中；  
她招請所有的凡衆；  
但我們喪心病狂地奔忙  
去尋找泥淖的泉水  
去尋找欺僞的水溝  
從那裏邊水一時的即會流走。

這真是好阿！价龍！這真是好啊！你同我一樣真真覺得這是好的麼？在我的版子上的一個小的註解說，曼特昂夫人聽見歐馬勒小姐唱這首讚美歌的時候，特別的嘆美，流了好



多的眼淚，叫她把這一小段再重唱一遍。我的唯一的悲淒，在此地，就是未聽見你把她讀過啊。

我們的旅行者的消息依然是特別的良好。你已經知道嬌烈在巴庸比亞利芝是如何的暢遊，雖然天是這麼的酷熱。他們其後去芳塔拉利玩，到了畢勒葛市，他們把比麗尼山橫斷了兩次。她現在從芒瑟拉寫給了我極情熱的一封信。他們打算在回到尼默以前在巴瑟龍納再住十天。愛德華想在九月以前回到尼默，好準備收穫葡萄。

一個禮拜以來，父親同我，我們就在福格斯馬，明天阿緒桐姑娘就要來此地與我們相聚，路伯四天以內來。你知道他攷試攷落第了；並不是考的怎麼難，是因為主攷人出的題目太玄妙，一時把他弄昏了；我不相信路伯未有預備，照你給我寫信說他是拚命的用功，只

是因爲那主考人好像喜歡把學生難死才高興呢。

至於你的成功，可愛的朋友啊，我很難說我祝賀你，我覺得那是當然的。我對於你有偌大的信賴，价龍！在我一想到你，我心裏即充滿了希望。你同我講過的要作的工作，現在你可能起始作下去麼……？

……此地，在庭園裏，一切仍舊；但是房子好像是空了！你會知道罷，爲什麼我今年請求你不來；我覺得最好是那樣；我天天總這樣重念的說，因爲我待了好久不得看見你，真是苦極了……有時，不知不覺的我尋找你；我中斷了我的讀書，我猛然地轉過頭來……就好似你在那裏啊！

我又續寫起我的信。已經夜了；人都睡了；我貪着夜與你寫信，對着開着的窗戶；庭園

裏溢滿了薰香；空氣是熱的。你記得不的，在我們小孩子的時候，在我們看見或者聽見什麼很美的東西，我們想想感謝你，我的上帝，你創造了牠……今天晚上，我用我的全靈魂想想感謝你，我的上帝，你把夜創造得這麼美！而立刻間，我希願你在那裏，我覺得你在那裏，在我的傍邊，我作着一種激動，那你或者會感得罷。

是的，你在你信裏曾經說過：嘆美，在“得天獨厚的人們裏”，溶合在感謝的裏面……還有不知多多少少的東西，我要寫給你啊！——我夢想着嬌烈說給我的那明媚的地土。我夢想着些別的地土，還廣漠，還要明媚，還荒曠。一種異妙的信念總在我心中往來，我想有一天，但我不知道是怎麼，我們倆個人，一同，去看那我不知哪裏的那神祕的地土……

一定你們很容易想像到，我是何等的歡

躍，是流着何等的愛淚，在讀着這封信。好多別的信又絡續來了。阿麗沙感謝我沒有到福格斯馬去，的確是她懇求我那一年我不要去再看她去，但她懊悔我的不在，她希願我在那裏；在每頁每頁的裏邊，都振響着同樣的呼喚。我那裏能得着力量抗制牠呢？的確是由於阿貝的勸告，是由於恐怕立刻會毀滅了我的歡樂的憂慮，是由於抵制住心的趨向的自然而然的一種剛強。

我從絡續來的信裏，把組成這篇故事的一切的信全抄錄下來：

親愛的价龍，

我讀了你的信，真是歡喜極了。我正想回答你從歐爾維葉士來的信，在那時候，從毗魯市你來的信，從阿茜市你來的信，就一齊的到了。我的思想已經旅行了；只是我身體像在此地；實在，我是同你一同在映泊黎的路上；

我同你早晨出發，用一種完全新的眼睛瞅着黎明……在寇爾登的露台你真真是招喚我麼？我聽見你了……在阿茜市的上邊的山裏人們是特別的乾渴！聖法朗西斯派修道士的杯水我覺得真是好啊！朋友！我從你的身上看見了各各的東西。你寫給我的關於聖法朗西斯的一切，我說不出怎麼愛啦！哎，你說是不是呢，我們必須尋找的，是一種狂熱，並不是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沒有一種使人生憎的傲慢，是不會成功的。使你的野心不要反動，使牠服侍。

尼默的消息是特別的好，我覺得好像上帝允許我委身到歡樂裏頭。今年夏天的唯一的雲翳，就是我父親的身體：無論我怎樣看護，他仍是悲哀，或者可以說，在我一離開他，他就重新悲哀起來，現在很不容易把他拉出來玩。所有的自然的歡樂，在我們團圍，說出來一種言話，這種言話對於他已經不識聽了；他

並且不用力去聽牠。——阿緒桐姑娘身體很好。我給他們兩個人念你的信；每封信給我們談三天話的材料；那時又來了新的信…

……路伯前天離開了我們；他去他友人R…家裏過假期的最後的幾日，R的父親在經營一個模範的農場。的確我們在此地作的生活對於他不怎麼愉快。我只能鼓舞他的計劃，在他說要走的時候……

……我有好多話要向你說；我很渴想着說這麼說不盡的話語！有時我想不起字句，想不起清晰的思想。——今晚，我寫信，如同作夢——我僅僅保有着被一種要取與的無限的財富的幾乎悶窒着的心情。

爲什麼，在這麼長的幾日的中間，我們沈默着呢？我們的確是在過冬。啊！這一種可怕的寂靜的冬天趕快永遠的過去罷！自從這裏再會見你以來，生命，思想，我們的靈魂，一切，我覺得是美的，是可讚美的，是無盡的豐富…

九月十二日

我已收到了你從毘沙的來信。我們這裏也是天光絢爛；我覺得北地永沒有這麼的美麗過。我前天晚上，信步在田間作了一大圈的運動；我回來時，毫未有疲倦，非常的興奮，完全陶醉在陽光同歡樂的裏面。在熱烈的太陽的底下，稻堆是何等的美呀！爲的感得一切都可嘆美，我沒有想像自己置身在義大利的，必要啊。

是的，我的朋友，我從自然的“渾然的讚美歌”裏聽懂來的東西，照你所說，就是一種歡樂的勸誘。我從鳥的各各的歌聲裏聽得；我從每個花的香裏吸得；我以至除了祈禱的唯一的形式的讚美以外什麼都不知道了一我同聖法朗西斯一同重念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沒有高聲（enon altro），心裏充滿着

一種說不出來的愛。

但不要因此怕我轉向無知的地步！最近以來，我讀了好多書；藉着數日間的陰雨，我好像把我的讚美收藏在書的裏面……讀完了馬勒蒲浪士，我立刻就拿起了雷卜尼茲的“寄克拉克的書信”。以後，爲得休養，我讀雪萊的“Cenci”——不怎麼有趣；“le sensitive”也讀了……我或者使你憤慨：我爲去年夏天我們一同讀的威慈的四篇短歌，幾乎可弄弔全部的拜輪，全部的雪萊；同樣，我爲波多萊爾的幾首小曲，弄弔全部的雨果。大詩人這幾個字是沒有謂的；最要的，是得是一個純粹詩人……啊！弟弟，謝你使我知道，懂得，愛好這一切。

……不要，不要爲再見面的歡樂縮短你的旅行。鄭重的說，最好我們不再見面。信我：當你在我近前的時候，我就不能倍加地





都剛強，在我寫給阿麗沙的信裏，我僅僅哀嘆我不在她處。而在我們的長年的分別裏邊，我們感有我們的勇氣的一種相當的試煉。——“你，永不會悲嘆，阿麗沙寫信向我說：你，我不能想像會抵賴的……”照着她的話，我有什麼不能忍耐呢？

我們最後的會面以來已將過一年了。她好像未想到那裏，但只是從現在作她的期待的起始。我非難她這點。

我沒有同你一同到意大利去麼？她回答說。負心人！我沒有一天離開過你。要知道在現在，只一時，我沒能追隨你，我稱爲離別的就是這次，僅僅就是這次。我常要想像你的軍人的樣子，是真的……我想像不出。頂多，我能想像你，晚上，在剛柏達路的小房間裏，寫文，讀書……而，這都想像不出；實在，我只能

在一年之後，在哈佛，或在福格斯馬能再見着你。

一年已過的好些個日子我已經不計了；我的希望固定到慢慢地慢慢地來到的未來的這一點上。你想得起來罷，在園子的深深的地方，低的牆，在牆的腳下，藏養着菊花，在牆的上邊，我們淘氣：嬌烈同你，你們很奮勇地在上邊走，如同一直向天國的回回教徒一樣；——我呢，我一走就暈了，你從下邊喊我：“不要踹你的腳！……看前邊！一往直前！訂準目標！”隨後末尾——這是比你的言語有用的多——你攀上牆的那一端去等着我。於是我就不發戰了。我已覺不出眩暈來；我只是在看着你；我直跑到你的張開的手裏……

沒有信賴你，价龍，我得要怎麼樣了？我要在覺着你是一個強者；要求倚靠在你身上。不要軟弱啊。

由於一種挑撥心，故意把我們的希待延長下去——也是由於怕一種不成熟的會面，我們商妥我在巴黎，在阿緒桐姑娘的那裏過新年。將近的那幾天的休假。

我已同你們說過：我並未抄錄所有的來信。這裏是我二月中旬收到的那一封信：

前天，在巴黎路上經過，我看見，在 M… 的店頭歪亂的擺着，你向我說的，而我實在是不相信的，阿貝的那本書，我非常駭異。我不由自主；我走進去；但書名我覺得是那樣的可笑，我躊躇着未向小夥計說：我正想買了什麼一本別的書好從店裏出去。偏巧在帳台傍邊一小堆“馴染”等着買主呢——我拿了一本，也沒要講話，就扔到那裏一百個銅版。

我很喜歡阿貝沒有把他的書送給我！我涉閱了一遍都覺恥辱；我覺恥辱並不是因為

就是那一本書——在那書裏，我看見了好多的混蛋話，豈止是鄙卑——我覺羞辱的，是因我想到是阿貝，是你的朋友阿貝，吳提葉作了那本書。時報的批評者在裏邊看出來的“高的天分”我逐頁找也未找着。在哈佛的我們的小社會裏，人們時常講論起阿貝，我知道那本書有很大的成功。他那種不可救藥的輕浮，我聽見人們稱作是“輕快”，“優美”；自然我是特別的慎重，我的讀書，我除你以外不告訴別人。可憐的吳提葉牧師，起初我看見他是很正當的愁悶，末尾他問人到底那裏有沒有總可以傲慢的道理；在他周圍的各各人使想方法使他相信可以。昨天，在蒲朗提葉姑母的家裏V……太太很驟然的說：——牧師先生，你真有福了，你兒子特別成功！他少微混亂，回答說：——哎，還很難說……——但你總會的你總會的！我姑母說，的確是沒有惡意，但作一種那麼奮激的聲音，所以全場人都笑了，連

他都笑了。

“新阿貝拉勒”上演之時又當如何啊，我聽見他給在布勒瓦勒的某劇場裏準備，好像報紙已經說過似的！……可憐的阿貝！他所渴望的，他所滿足的成功，就真是那個啊！

昨天我讀了“永遠的安慰”裏邊的這幾句話：“真真渴望真的永久的光榮的人。不要介意暫時的光榮；在心裏不輕蔑暫時的光榮的人，真真表明他不愛天國的光榮”，而我想：上帝，我感謝你爲天國的光榮選擇了价龍，在天國光榮的旁邊，別的光榮算不了什麼。

幾週，幾月，在單調的生活中過去；但，我只能把我的思想牽懸在追憶，或在希望上，我覺不出時候慢，時間長。

我的舅父同阿麗沙在六月裏得在尼默附近去會嬌烈，嬌烈大約在那個時候分娩。但有些不甚好的消息使他們急急地出發了。

你寄到哈佛的最後的那封信，阿麗沙寫信給我說，在我們剛走了的時候送到的。不知是怎麼回事，在八天以後才轉到此地？在這一個禮拜內，我心裏像少什麼似的，像被威脅似的，像懷疑，像衰弱。啊，我的弟弟！不同你在一同，我覺得實在像茫然自失似的。

嬌烈又好了：我們一天一天地在等着她分娩，沒有什麼不安。她知道我早晨給你寫信；在我們到愛格維埠的翌早，她問我說：——价龍，他一向如何？…他常給你寫信麼？……因為我未能同他說謊：等你同他寫信的時候，同他說……她躊躇了一會，隨後很溫和地微笑着……我好了。——在她的永遠是快活的信裏，我恐怕她是向我演喜劇，而她並不是從心那樣……現在她認做的幸福是與她往日夢想的完全不同，但也像很有關係啊！阿！人們所稱爲幸福的這個東西與靈魂的關係至

深，從外界構成幸福的各各的要素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在草原上孤獨的散步的時候，我作的好多的反想，我不想同你講，在那裏使我最驚訝的事情，就是我覺得我已經不十分快活；矯烈的幸福應當使我滿足啊……爲什麼我的心落在一種不可解的憂鬱裏，我自己都不能制止呢？我感得出的，至少我是認的，這當地的美景，反更使我倍感出一種不可言喻的淒涼……當你從意大利給我寫信，我由你看見了一切的事物；但在現在，我覺得好像，沒有你，我看見的一切的東西，我不要你知道。總之，在福格斯馬，在哈佛，我對於雨天有一種抵抗的能力；在此地，這種能力已無所用了，我覺得牠沒有了用處，非常的憂悶。人們的嬉笑同地方的嬉笑都使我特別的不快；或者我說是寂寞僅僅是因爲不同他們一樣騷鬧……以前，在我的歡悅中，的確，含着些個傲慢，因爲，在現在，在這不可解的快活的中間，有些東西，



我覺得像是侮辱似的。

我到了此地以後，我祈禱都有點作不成；我感得一種孩子的感想，覺得上帝已經不在原處。上帝；我立刻地就離棄了他；對於我的瀆褻的言語，我的弱點，我的悲淒，我覺得慚愧，我慚愧我講出來，我寫給你這一切，我明天我會撕弔的，若是信差今晚沒有帶走……

其後的那封信只說給我她的外甥女的出生，她得作她的乾母，嬌烈，同我舅父都歡喜……她的自己的感情，她並未提到。

以後，又是打着福格斯馬的日期的信，嬌烈是七月裏到她那裏的……

愛德華與嬌烈今早從我這裏走了。我特別是捨不得我的小乾女兒走；再過六個月，我再看見她的時候，她的一舉一動我都會認

不出了；她幾乎沒有一個舉動不是我親眼看她學成的。一天一天的長大，是那麼的神祕，那麼的驚人；我們不常常感着驚訝，是我們沒有注意。我雖時時刻刻都憑在那充滿希望的小床上。是由於什麼的利己心，什麼的自滿，什麼的要好心的減退，進化立刻的就中止，所有的生物與上帝還相隔着很遠很遠的呢？啊！若是我們能夠，我們願意，我們特別的與他接近啊……這會是一種何等的競爭啊！

嬌烈像非常的幸福。我看見她不彈鋼琴了，不讀書了，我起初是非常不高興；但愛德華，鐵茜葉不愛音樂，對書也沒有趣味；嬌烈的舉動的確是聰明過人，她不找他不能一同享受的歡樂。並且，她對於她男人的事業感有興味，他的一切事務她完全知道。今年事業是非常的發展；有時他打趣說是因為他的結婚，使他從哈佛拉去一個很重要的主顧。在他作最近的商用旅行的時候，路伯跟他同去；

愛德華對於他非常注意，自會知道他的性情，看見他對於這種工作實實在在地感得趣味，非常的高興啊。

父親身體是特別的好；看見她女兒幸福，使他覺得年青；他對於田園又重新感得趣味，他時常要求我向他高聲地談，我們同阿緒桐姑娘起始讀的但是因鐵茜葉的滯在給弄間斷了的那本書；我向他們讀的那本書是‘許伯芮爾男爵的旅行記’；我自己覺得已特別的有趣。我現在很有閒暇，自己也可以讀書；但我要你給我些指導；今天早晨，我一本一本的取出好多書，但我覺得對於那一本書都不感興趣！……

從此以降，阿麗沙的信是越發的憂紛，是越法的痛切……

怕使你不安，我沒敢向你說我是如何的等待你，她在夏天的末尾寫信向我說。在與

你再見面以前，還得一天一天的耐着，如同有什麼壓在我身上，使我異常的焦悶。還得兩個月！這使我覺得特別的長，比與你分別以來的那已往的時候還長得多啊！我要欺瞞過我的期待試過了的一切的方法，我覺得都是很可笑地一時騙人的東西，我對於什麼都不能專心。書失弔了功效，失弔了魅力，散步也不能誘人，全自然沒有了幻惑，園子凋謝了顏色，失弔了薰香。我很羨望你的軍營的苦役，你那不容選擇的義務的訓練，使你無暇顧自己，使你疲倦，使你的白天快快地過去，晚上你疲倦極了，使你急急地睡覺。你寫信告訴我演習，你那動人的描寫把我心給迷住了。最近的這幾天，我沒睡好覺，我聽見軍號的聲音，驟的驚醒了數次，實際地，我聽見軍號了。我深深地想像着你所說的那一種輕輕的陶醉；那一種早晨的歡樂；那一種的半眩暈的心境……在黎明的冰冷的眩暈的裏頭，馬勒集維的高

原得如何的美啊!

數日以來,我不怎麼舒服啊!沒什麼要緊。我相信僅僅是因為我期待你的心太切了…

六個禮拜以後:

這是我最後第一封信,我的朋友。就是你回來的日期你還不十分一定,那也不會太晚啦罷;我將再不能同你去信。我很想是在福格斯馬再會你,但節氣已經要不好了,非常的寒冷,我父親總說要同到城裏去。現在嬌烈同路伯都不在我們這兒住了,我們到很可以使你在此地住,但最好是你不住在菲立茜姑母的家裏,她亦是很歡喜再見你的。

因為我們再會的日子一點一點來到,我的期待是越法的焦急了;差不多會是惶恐;直到現在,我覺得很願望你來,但我是非常的怕;我想都不願意想了;我想像你拉門鈴的聲,你

走上樓梯來的足音,我心立刻就不動了,我很是難受……我覺得我的過去在那裏已告終;以外,我什麼都看不見;我的生命停止了……

四天以後,就是我出營的前一個禮拜,我又接很短的這麼一封信:

我的朋友,我特別地希求你在哈佛不要住得過久,我們初次會面的時間不要太長。我們在信裏已經寫盡,還會有什麼話可談的呢?如果你得在二十八日到巴黎註冊領聽講券,你不要躊躇,你不要悔恨我只能會面兩天。我們不是還有一生麼?



## 六

我們的第一次的會面，是在姨母蒲朗提葉的家裏。我忽然間覺得，我的兵役的結果，我遲鈍起來，我古板起來……我隨即想到她要覺得我變了。但在我們倆的中間，這最初的虛偽的印象，又會有什麼要緊呢？——在我，恐怕不十分認識他了，起初我沒大敢瞅她……否；最使我們狼狽的，是人們故意的把我們倆個當未婚夫婦的怪的角色看待，使我們倆個人獨自一同說話，在我們近前躲避開的那一種慫慫：

——但是，姑母，你一點都不會妨害我們；我們沒有什麼祕密話要講，最後，阿麗沙，看着



那婦人惶猝的想要逃避，她喊着說。

——可是！可是呢！我的孩子們呵！我是很知道你們的；你們在好久未有會面，你們有好多瑣瑣碎碎的話要講的……

——姑母，我央求你；你要走你真對不住人了；——這是用一種幾乎是發氣的聲調說的，那我已聽不出是阿麗沙的聲音。

——姨母，我同你說罷，你若走啦，我們連一個字都不講了！我笑着接着說，但我想到只剩我們倆人感得一種恐怖。隨即我們三人一同講論起，表面上到很快活的，但很無聊地，是被一種假的元氣激奮着，在這假的元氣的裏面我們個人有個人的苦楚。我們第二天是要再會的，我舅父是請我們吃中飯，所以我們那天晚上毫無苦痛的分別了，很高興的演完了那場喜劇。

我在吃飯時間的以前好久就到了，但看見阿麗沙同一位女友講話，她沒法辭却她，而

她也不想走。在她走後只剩我們兩個人的時候，我假裝驚奇阿麗沙未留她吃飯。我們兩個人精神都疲憊，一宿未睡覺倦極了。我的舅父來了。阿麗沙覺得我看出他老邁了。他的耳朵沈了。聽不大清楚我的語聲；爲得使他聽見，不得不大聲喊着講，把我的話弄得很難聽。

中飯的以後，姨母蒲朗提葉按照預定拿她的馬車來接我們；她把我們帶到歐礪那地方，是想要使阿麗沙同我，我們沿着那段很愉快的道路，徒步的返來。

照着節季說，天氣是很熱了。我們走過的那一段山岡，照在太陽的底下，是毫無風趣；落了葉的樹木一點蔭涼都未有給我們。很想趕到我姨母等待着我們的那輛馬車，我們拚命似的往前走。在起了偏頭痛的我的頭裏，我一點思想都擠不出來了；因爲想互相靠着，也許是因爲這種動作可以代表話語；我，

走着路，拉着阿麗沙任我拉的那隻手。奮激，行路的氣喘，我們的沈默裏的不安，把我們的血給衝到面上來；我聽的額角上跳；阿麗沙很不愉快地赤着面；但立刻我們覺得互相拉着溼漑漑的手很不好受，我們又放開了手，寂寞地又把手吊落下去。

我們走的非常的快，馬車未到以前，我們就到了十字路，車是從別一條路來的，爲得使我們有工夫談話，我姨母叫車慢慢地走。我們坐在堤防的上邊；忽然間起了的冷風使我們戰慄，因爲我們滿身是汗；於是，我們站起來，走向車那裏去……但最糟糕的，是我那可憐的姨母的誠懇的掛念，她以爲我們已十分的傾談，她瑣瑣碎碎地問我們訂婚的事情。阿麗沙，很難以爲情，滿眼是淚，藉口說頭痛得厲害。歸途寂靜靜地過去。

翌日，我醒來，筋骨酸痛，好像是傷風，非常的痛苦，所以在下午我才決心回到畢克蘭家

裏。不幸阿麗沙不是獨自一個人。我的姨母菲麗茜的一個孫女，瑪都磷娜·蒲朗提葉，也在那裏——我知道阿麗沙常常喜歡同她談話。她在她祖母家裏住幾天，她看見我進來，喊着說：

——你從此地出去若是回崗上啊，我們一同上去啊。

我機械的答應了；因此我沒得同阿麗沙獨自一個人會面。但那個可愛的孩子在那裏，的確對我們有用；我沒感有前夜的那難堪的屈窘；在我們三個人的中間，立刻，就很隨隨便便地交談起來；而並非如我所預想似的那麼的無聊。在我向她辭別，阿麗沙奇妙的微笑着；好像她直到現在還不知道我明天要走。並且，最近再會的想像，從我的辭別的裏邊，把一切悲劇的分子掃盡了。

但，在晚飯以後，被一種漠然的不安驅使

着，我走下市裏，在市裏飄蕩了一點鐘，我才決心去拉畢克蘭家的門鈴。是我舅父出來接待我。阿麗沙，覺得不舒服，已經上她自己房間去了，一定是立刻就睡了。我同我舅父談了些時候，就走了……

這些次的不運無論是怎麼的懊悔，我埋怨也無用了。無論人們是怎麼樣的幫助我們，我們自己却要作我們自己的屈窘。但阿麗沙，她自己，都感到這一點，這是使我最悲哀不過的了。我回到巴黎，我立刻就接到這封信：

我的朋友，是什麼的淒涼的再見啊！你好像說錯過是在別的人們的身上，但你自己沒能想到是在你自己。現在我相信，我知道要永久是這樣的。啊！我請求你，不要再同我見面！

在我要必得講話的時候，為什麼有那一

種的屈窘，那種覺着不合適的感情，那種麻痺，那種沈默呢？你回來的頭一天，那一種沉默，我覺得異常的快樂，因為我相信那一種沉默是要消滅的，而在那時你再講給奇妙的東西：你不會預前走掉的。

但在我看見我們在歐礪的悲淒的散步無言地告終的時候，特在我們的手互相地放鬆開，毫無希望的垂落下去，我覺得我的心消沈在哀嘆同苦痛的裏面。而最使我痛心的，並不是你的手鬆放開我的手，乃是我自己覺得，就是你的手不放鬆開我的手，我的手也要起始放鬆開了——因為牠已不喜歡握在你的手裏。

翌日——即是昨天——我傻傻地等了一早晨。我非常的不安，在家裏滯不住，我給你留個字，告訴你，在堤上，你在什麼地方找我。我在那裏滯了好久，看着波濤奔騰的大海，但沒有你與我同看，我非常痛苦；我返回來，我

忽然想像你會在我房裏等我。我知道那天下午我會不自由的；瑪德璘娜，前天晚上，同我說她要來，因為我計算早晨我會你，我就讓她來了。但，或者是由於她的在坐，我們在此次重會中才得着唯一的好的瞬間。我時時有這樣的奇怪的幻想，要這種隨隨便便的談話，永久的，永久的，持續下去。在你走近我同她坐着的那個床，你傾身向我，向我告別的時候，我不能回答你了；因為我覺得萬事已休；猛地，我知道你走了。

你同瑪德璘娜在剛將出去的時候，我就覺得這種事像不可能，是不可忍的了。你知道你又出去了麼！我還要同你講，我沒同你講的話語，我要完全講給你；我已經跑到蒲朗提葉家裏了……已經晚了；我沒得工夫，沒敢……我返回來，失望極了，寫給你……我已不願意寫給你……一封告別的信……因為我深覺得我們的全部的書簡不過是一個大的幻

影,我們個人,啊!僅僅是寫給自己啊,並且……  
价龍!价龍!我們永遠是隔離着很遠啊!

我撕了那封信是真的;但現在我是給你重寫,差不多是一樣的。啊!我的朋友,我並不是不像以前似的愛你!反而,就是在你走近我跟前我感着困難,感着屈窘的時候,我都未嘗這麼的深感過我是如何的深深地愛你;但在失意時,我同你說罷:離遠了你我愈愛你。這宗事,我已經料到了,哎!這期待了好久的會面終於給了我教訓,這一點,朋友,你也應當確認。別了,我的最鍾愛的弟弟:請上帝保護你,引導你:僅僅地能使我們毫無罪過的互相接近。

好像怕這封信不會使我已經十分的苦痛,翌日,她又加寫了這一段的追筆:

我在發送這封信以前,關於我們彼此的這件事,我要求你再稍攷慮一下。你常常



把你我倆個人應當自身處理的事情同阿貝或嬌烈談論，真使我心痛極了，正是那一件事，在你未想到以先，就使我想到你的愛大致是一種頭腦的愛，是一種溫情同忠誠底美的智的執拗。

恐怕我把這封信給阿貝看，的確是這種恐怖，使她寫了這最末的幾行，是什麼的懷疑的銳眼使她注意呢？是她曾在我的言語中查現出來我朋友的參謀的反映呢？……

此後，我覺得與她隔閡得太遠了！我們走着兩條分歧的路；這一個勸告終是沒有用處，牠不能使我一個人擔負起我的憂悶底苦的重荷。

以後的三天，全被我的悲嘆占據了；我想回答阿麗沙；我怕，由於過爭的討論，由於過烈的抗辯，由於略微不當的字句，使我們的創痕弄成不治深癩；屢次我起始寫這封信，我的愛情在裏面掙扎着的這封信。用淚澆灑的這

封信，特在我決心發送給他時加倍地用淚澆灑的這封信，我現在重讀起來，都不能不下淚：

阿麗沙！憐憫我，憐憫我們倆人！……你的信使我痛苦。我很喜愛用微笑回答你的恐怖！是，你寫給我的一切我都感受了；但我很怕同你講。那不過是想像的東西，爲什麼你拿着當爲一種深可恐怖的事實呢，爲什麼你更使牠在你我的中間深化起來啊！

如果你感得我不如以前似的愛你……啊！在你全信裏反講的那殘酷的假設，使牠與我離遠了罷！但，現在，你那暫時的疑懼又有什麼要緊呢？阿麗沙！在我一要思攷，我的話語立刻就凝凍了；我只能聽見我心裏的呻吟。我十分的愛你，是由於你伶俐，但我越法的愛你，我越法的不能同你講話。“頭腦的愛”……你要我怎樣回答這句話？在我用我全靈魂愛你的時候，我怎能區別出我的心同我的

智呢？然因為我們的通信是你的沉痛的責難的原因，因為我們通信給激奮起來而事實的失敗隨後把被我們很酷烈地創傷，因為現在你相信，就是你寫信給我也不過是你寫給你自已，因為我已經沒力量能忍受同上次的一封信一樣的新的來信：我請求你，我們暫時停止通信罷。

我的信的下一段裏，我對她的判斷抗辯着，我嘆願，請求她再約定給我一次新的會面。上次的會面，一切都不合式：背景，陪襯，季節——以至於我的情熱的通信，都沒得十分注意的準備好。這一次的我們的會面，預備只要沉默好啦。我希願是在春天，在福格斯馬，在那裏，過去會幫助我辯護，在那裏，並且我舅父願意在復活節的假期內招待我，日期多多少少則任她自己的酌定。

我的決心已確定，我的信一發出，我就能

埋頭用功了。

＊ ＊ ＊

我在歲末的以前又得同阿麗沙會面。阿緒桐姑娘，數月來健康一點一點衰弱，在聖誕節以前的四天死了。在我從兵役歸來，我仍同她在一同住；我差不多沒有離開過她，我送了她的臨終。阿麗沙的一個明信片表示給我，她很關心我的沈默的誓願；而不甚關心我的喪事；她僅僅爲得會葬匆匆地來了，因爲我不能夠親來參加。

差不離就是我們兩個人，她同我，參列葬式，跟隨着柩車；我們相並的走着，我們只能交了三言兩語；但，在禮拜堂裏，她坐在我傍邊，我看見她的眼睛含情邁邁地注視在我身上好幾次。

——這樣很好了，她同我說，在她離開我的時候！復活節前什麼都不要啊。

——是的；但到復活節呢……

——我等着你。

我們在墓地的門口。我想要送她到車站去；但她向一輛馬車指示了一下，一個辭別的字都未說就把我丟開了。

## 七

——阿麗沙在園子裏等着你呢,在我四月末到了福格斯馬,我舅父,如父親似的擁抱我以後,向我說。未看見她立刻來迎接我,我起初雖是失望,但其後我到感謝她給我們倆個人省掉了乍見面時那無聊的寒暄。

她在園子的深處。我向着交岔路那裏走去,交岔路,周圍緊緊地叢繞着些灌木,紫丁香,清涼茶,金銀花,以及維格利亞等等,在年中的那個時節滿都是開了花;爲得從遠處覷不見她,或者是爲得使她看不見我來,我沿着園子對面的那條薄暗的小路走去,在那裏樹枝的底下空氣是清鮮的。我慢慢地往前走;天

空如同我歡悅一樣，和暖，光輝，纖纖地澄清。的確是她在等着我從那一條路上來；我到了她近處，她的後邊，她都未聽見我走近來；我站住……而好像時間要同我一同站住；這一個瞬間，我想，或者是很快樂的一個瞬間，就是在牠預告幸福自身的這時候，而幸福自身是趕不到牠……

我想要跪在她的前邊；我走進前一步，她聽見了。她突然地站起來，把專心做着的刺繡扔落在地上，向我伸手，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我們這樣的滯了幾會兒，她胳膊伸着，微笑着，低着頭，一言不出，邁邁的看着我。她穿着一身白。差不多是十分嚴肅的她的臉上，我重見出她的兒時的微笑……

——聽，阿麗沙，我猛然的叫道：我今後有十二天的假。你不願意我在這裏滯着的時候，我就一天都不在這裏多滯。我們先預定一個暗號去表示：“翌日須離開福格斯馬”。

一到翌日，那我就要，毫無異議的，毫不悲嘆的，走了。你同意麼？

我沒有準備我的話語，我很隨隨便便的說。她反想了一陣，隨即！

——晚上，在下去吃飯，我在脖子上不帶着你所愛的那紫水晶的十字架的時候啊……你明白麼？

——那要是我的最後的一晚。

——但你走時，她接道，不要有眼淚，不要有嘆息……

——不要有告別。最後的那晚我同你離開，要同前一晚完全一樣，只要你先向你自己一問：“他會明白罷？”而到翌日早晨你要找我的時候，我已經是不在那裏了。

——翌日我都不找你。

她向我伸手；在我把她手放在我唇上：

——從今日到那最後的晚上，我又說，不要有一點暗示使我有什麼預覺啊。



——你對於其後的別離也不要作出什麼暗示。

這一次會面的嚴肅給我們彼此間勾引起來的屈窘現在不得不打破了。

——我很願意我說，這我們覺得同你同在的這幾天與往常一樣……我意思是說我們兩人誰都不要感得這是例外的。並且……若是我們能起先不多講話啊……

她笑了。我接着說：

——有什麼我們兩個人能一同作的東西麼？

我們天天都高高興興的整理着庭園。新近一個無經驗的園丁來繼續舊的工作，庭園，荒廢了兩個月，有好多的地方待整理。薔薇沒有刈好；其中，有些個，發育的很旺，依然夾雜在枯枝的裏面；還有些個，亂爬着，貼在地上，沒有架好；贅枝把別的枝子都給壓枯了。大部分都被我們接好；我們認得出我們培養的

東西；牠們所須要的料理，使我們作了很長久的  
的工作，使我們，在最初的三天，毫未談到正事，  
講了好多好多的話，而在我們緘默的時候，毫  
未感出沈默的壓迫。

如此地我們互相習慣了。我相信這樣  
的熟習勝過同她講千言萬語。就是我們我  
們離別的回憶，在我們彼此間，都已經消滅了  
我在她身上感出來的疑懼，她在我身上所懼  
怕的靈魂的矛盾，也已經減少了。阿麗沙，比  
去秋我悲哀的看她的時候還年青，以前我概  
未看見她這麼的可愛。我還未擁抱過她。  
每天晚上，我都看見在她的胸衣上，在一個小  
的金的鍊子上懸着，那紫水晶的十字架閃耀  
着。我相信她，希望又重生在我心裏；我叫做  
希望？那已是一種的信念，我想像阿麗沙已  
同樣的感覺得了；因為我不大疑惑我自己，所  
以我也更不疑惑她。漸漸，我們的談話大胆  
起來。

——阿麗莎，在一天早晨，鮮豔的空氣在笑，我們的心如花似的開着，我同她說：——現在嬌烈是幸福了，你要不要我們，我們也……

我慢慢地說，眼釘在她身上；她突然顏色變得特別的蒼白，所以我未敢說完我的話語。

——我的朋友，她起始說，她的眼睛未轉向我，——我在你傍邊覺得非常的幸福，我想信是別人不會有的……但想信我：我們不是爲幸福而生的。

——幸福以外，靈魂還喜歡什麼東西呢？我焦燥的喊道。她喃喃的說：

——聖潔……聲非常的低小，這一個字我不是聽見，是猜出的。

所有的我的幸福張開了膀子，離開我逃向天了。

——沒有你我不能達到那裏，我說，我把頭埋在她的膝上，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哭，但是由於愛，並非由於悲哀，我又接着說：沒有你不

成；沒有你不成！

隨即這一天如往日似的過去。但在晚上，阿麗沙出來，沒帶着紫水晶的小寶石。忠守着我的約許，翌日，剛到黎明，我就走了。

後日，我接到這一封怪信寫着沙士比亞的幾句詩，當作題句：

That strain again — it had a dying fall:  
O, it came o'er my ear like the sweet South,  
That breathes upon a bank of violets,  
Stealing and giving odour — Enough; no  
more,  
'Tis not so sweet now as it was before……

哎！我不由自主的找了你一早晨，我的朋友。我不能相信你走了。我恨你不該踐了

我們的約。我想：那是一種遊戲。我走到個個的灌木密叢的後邊，去看你在那裏不在。——但不在！你的走是真的。謝謝。

那天其他的時候，我心裏老是想著些固定的思想，是我想要使你知道的——我心裏老是感著奇怪的顯然的恐怕，我恐怕若是我不知道你，我以後要覺得萬對不住，值得你的問責……

我在你傍邊感到的那不可思議的全身的滿足，在你初到福格斯馬時，我驚訝，但以後我忽的感着了不安；“那樣的滿足，你對我說，我不想再作以上的希求了！”哎啦！就是這一點都使我不安啊……

我的朋友，我怕使我遭了誤解。我特怕的，是在那不過是我的靈魂的最激烈的表現的東西的裏邊，你要尋求出細微的推理（啊！那是何等的不當呀！）。

“如果是不能滿足，那就不會是幸福”——

你同我說，你想起來未有？我不知得怎麼回答你。——不能，介龍，那不能滿足我們。那不應當使我們滿足。這種心曠神怡的滿足，我不能當作是真的。去秋，在這滿足的裏面，是掩藏着多少的苦惱啊，你不知道麼？……

真的啊！請上帝不要拿牠當真的！我們生是爲得別種的幸福……

以前的通信傷害了我們去秋的會面，想起你昨天在這兒使我今天寫信都不歡喜。我往常給你寫信時感到的歡悅，現在，哪裏去了呢？由於寫信，由於見面，我們的愛情所要求的純粹的快樂，我們都享盡了。現在，我如同“衆王之夕”裏的歐爾沁諾似的，不由自主的道：“夠了！不可再求了，現在已不會像已往似的快樂了。”

再見，我的朋友。Hic incipit amor Die（從此起始上帝的愛）。啊！你知道我始終是如何的愛你……始終我要是你的

## 阿麗沙,

對於德性的陷穽，我簡直是不能防禦。一切的真勇的心情，炫耀在我的眼前，吸引着我——因為我不能把牠同戀愛分開……阿麗沙的信使我沉醉入最強烈的情熱。實在，我只因為她，我努力追求德性。無論什麼的小路，只要是向上的，都會引我到她那裏。啊！地總不會很快的特別的狹窄起來，只能容開我們兩個人罷！哎！我總不疑惑她虛飾的微妙，我也難想到這會是一個絕頂，她會從這裏從新的離開我。

我長長地回答她。我現還追想起我信中的頗具卓見的只一段。

“我常常覺得，我向她說，好像我的戀愛是我所有的一切東西中最好的；我的所有的德性全懸繫在我的戀愛上；我的戀愛提高我，使我超過我自己，沒有牠，我要重跌還我的中材

的資質的平凡的高度了。是由於希望與你追隨在一同，所以最險峻的小徑我覺得永遠是最好的。”我不知又接着了寫些什麼東西，致使她回答出我以下的話語：

但是，我的朋友，聖潔並不是一種選擇：是一種義務（在她信裏這個字底下劃了三道）。如果你真是我所相信的那一樣的人，你也決不會脫得掉這義務啊。

只此數字。我知道，寧是預覺出，我們的通信在此就要中止，而勿論什麼委婉的勸告，什麼堅確的意志，都是無能為力了。

但，我仍長長地，情愛地，給她寫信。在我的第三封信的以後，我接到這一個小簡：

我的朋友，

不要以為我已決心不再給你寫信了；僅



僅是我已感不到趣味。你的信到還使我歡喜，但使你的心越法的情牽在這一點，我真是自愧呀。

夏天不久要到了，暫時我們停止通信罷，九月大半月請你來福格斯馬到我這裏住啊。若來，我也不要你回我信。我拿你的沈默當你的默許，千萬你不要給我回信。

我沒有回答。的確這一種沈默是她要課給我的最后的試鍊。在數月的工作的以後，在數週的旅行以後，在我重回到福格斯馬的時候，我是非常的平靜，安心。

我自己起初都不甚清楚的這些事情，用這簡單的敘述我怎能使他人立刻就會理解呢？在這裏，除了我在當時所忍受的那艱苦的境遇以外，我還能描寫什麼呢？因為，在她

那特意裝做的虛偽的裏邊，仍是愛情在激動，我未能感覺出，在現在我雖然覺得我是無容恕，但在當時，我只能看出來表面，我覺得失掉了戀人，我責備她，……不！就是在當時我都未責備你！阿麗沙啊！我絕望的哭泣我不能再認識你了。現在我用你的愛的沈默的狡計同你的愛的殘暴的手法量你的愛力，你越法如此殘酷的使我傷心，我應當越法的愛你罷？

輕蔑？冷遇？都不是；令人去敵制的東西什麼都沒有；更沒有什麼使我可抗爭的東西，有時我躊躇，我疑惑或者是我自己造出我的苦惱，那原因是非常的微妙，阿麗沙巧裝做不知。我到底是悲嘆什麼呢？她待我對往常還和藹，往常她沒有過這麼的親切，這麼的熱誠，這麼的熱誠；第一天，我幾乎被她騙過……平平地，緊緊梳着的新式的髻，把她的面孔化得特別的呆板，好像是要掩飾過她的表情；一件不合身的上衣，是暗色的，摸着布是很粗

澀，把她身體的優美的節練弄得古古怪怪……但這有什麼要緊呢，同不可救藥的東西比起來又算得什麼，到第二天，我呆呆地想着，想着她自身，想着我的期願……如此的親切，如此的熱誠，是在我們彼此中間所罕有過的，我恐怕我看得出來，那不是由於情熱而是由於決心，雖然不大敢說：那不是由於愛情而是由於禮儀，我是非常不痛快。

晚上，進了客廳，我看見在原的地方已經沒有了鋼琴，我非常驚訝；聽見我失望的叫喊：

——琴拿修理去了，我的朋友，阿麗沙回答，用她的特別平靜的聲音。

——我已經同你重重複複的說了好多次了，我的孩子，我舅父用一種略為嚴厲的非難的聲音向她說：你既然能把牠用到現在，你就應當等价龍走後，把牠弄走；你性急真給我

們大殺風景……

——可是，父親，她轉過頭去說，她臉上要發紅，我跟你說，這幾天來，琴叭喇叭喇的了，就是价龍他都不會彈得響啊。

——在你彈的時候，我舅父接着說，牠不像是怎麼壞啊。

她呆了一陣，向着暗處拱着身，好像是專心要量度安樂椅子的墊子的尺寸似的，隨即突然的離開了房間，過了好久才返來，在一個盤子上托着煎藥，那我舅父每晚常常服用的。

翌日，她的梳裝，她的服飾，都未有改變；坐在我舅父傍邊，房前的一個櫈子上，她接着做她頭天晚上已經做開的那針線活兒，在織補東西。在她傍邊，在櫈上或者是在桌上，她從一個裝滿破破爛爛的長短襪子的筐子裏找東西做。數日後，又弄起布單，台布來……這

種工作好像是把她心完全給吸引住，她的口唇因完全失掉了表情，她眼因完全失弔了光豔。

——阿麗沙！在第一天的晚上我向她喊道，我幾乎被她的平板的面孔嚇得要死，我幾乎認不出是她的面孔了，我凝視了她好久，她好像是沒有感到我的眼睛的時候，我向她喊道。

——哎，什麼？她抬起頭來說。

——我要看到底你聽到沒聽到。你的思想好像離我太遠了。

——不；我在這兒呢；但是織補東西是要特別注意的啦。

——在你縫補的時候，你願意不願意我給你念東西聽呢？

——我很怕聽不到好處啊。

——爲什麼你找這麼費心機的事情作呢？

——這終得有人作的。

——有好多窮的女人們她們拿這個賺飯吃。你專心做這種駑活兒，總不是爲得省幾個錢麼？

她立刻同我肯定說沒有別的活兒使她特別喜歡，好久以來她就沒有做別的活，別的活兒她已經做不上手來……她講着話微笑着。她的聲音，若不是要使我這麼的傷心，總不會是這麼的溫柔。“這些話不過是我隨隨便便的說的，她的臉上好像在表示，爲什麼你竟悲哀呢？”——我心裏有一切的抗辯，但都到不了我的口唇邊上，在我的喉嚨裏塞住。

又翌日，當我們採摘薔薇，她請求我把花給她送到她房裏去，她房裏我那年還未有進去過。我立刻有無限的希望，深爲自誇！因之我非難起我的悲哀；她的一句話就把我的心

給醫好了。

我進了那個房間，無時無刻不是百感交集的；我不知道爲什麼裏邊作成了一種調諧的平和，在那平和裏我認識了阿麗沙。窗戶上同床周圍的帳帷的藍影，光亮的桃花心木的家俱，秩序，清整，沈默，這一切向我的心講述她的純潔同她的沈思的優美。

那天早晨，我非常驚訝，在她床近處牆上我看見沒有了我從意大利帶回來的馬卡鳩的那兩張大像片；在我要問她像片哪兒去了的時候，我的視線立刻落在近傍的一個書架上，她在那裏擺列着她所愛讀的書。這個小的文庫，半是由於我送給她的書，半由於我們在一同讀的書，慢慢地構成的。我看見了那些書已經完挪掉了，滿都換擺上關於通俗信仰的無聊的小冊子，那都是我希望她須輕蔑的東西。猛然間我抬起了眼睛，我看見阿麗沙笑着——是，瞅着我笑我。

——我求你原諒，她馬上同我說：你臉使我笑；看見了我的書架，你臉驟然變得那麼厲害……

我沒大有心思開玩笑。

——真的，阿麗沙，你現在看的是這些東西麼？

——是的。你驚異什麼？

——你以為智識吃慣滋養豐富的東西，嘗着這些無味的，總不會不嘔飯麼？

——我不懂你的意思，她說。這是些個窮困的靈魂，他們直爽的同我講話，有什麼話就講什麼話，我很喜歡在他們的社會裏。我預先知道我們都未有走入邪路，他們沒有投入詞藻的迷網，我讀他們的時候，也沒瀆褻的讚嘆。

——你只是讀這一類的東西啊？

——差不多是的。數月來，就是這樣。並且，我沒有多少時候讀書。我同你老實說，



最近幾天來，我想把你教我得讚美的某大作家拿起來重讀，立刻我覺得我像聖書所說的用勁想把身軀再拉長一尺長的那個人似的。

——使你對你自己生那種妙想的那大作家是哪一個呢？

——並不是他使我那樣想；是在談他的時候我想起來的。……是巴斯卡爾。也或是我讀着不怎麼好的地方……

我作出了一種焦慮的舉動。她用清朗的單調的聲音講話，好像是背書似的，她還沒有把花整理完，她沒有把她的眼睛從花上抬起來。她對着我的舉動，把話中斷了一陣，隨即用同樣的音調繼續着說：

——這麼的雄辯，真是驚人啊，這麼的熱心；爲這麼點兒小的事情。我常常設想，巴斯卡爾的這一種的悲壯的聲調，怕是他的懷疑的結果，不是他的信仰的結果。完全的信仰，不會有這麼多的淚，聲音裏也不會有這麼樣

的戰慄。

——作成了他聲音的美，就是這戰慄，就是這一些的淚，——我是想要這樣答，但沒有勇氣，因為在她這些話語裏邊，我一點都未有感到阿麗沙可愛地方。我寫錄下她這些話語，是照着我所追憶起的，以後我概沒加修飾，沒加整理。

——如果他沒有從現生活中把快樂去掉，她接着說，現生活秤起來是要重過……

——重過什麼？我說，聽見她這些怪話很驚訝。

——重過他所立說的那不定的幸福。

——那麼，你不相信那幸福麼？我喊着說。

——又有什麼要緊！她說：最好是不定啦，倒可以省避那無聊的憂慮。敬慕上帝的靈魂們努力修行德性，是由於天稟的崇高，並不是由於希望得褒賞。

——巴斯卡爾的崇高所存的那深密的懷疑思想，就是從那裏來的。

——並不是懷疑思想：是江森尼斯派的思想：她微笑着說。我與牠又有什麼關係呢？這裏的這些窮苦的靈魂們——說着話她轉過身向着他的書——若是說他們是江森尼斯派，或者是靜寂派，或者是什麼的別派，他們要很感難受的。他們俯首在上帝前面，無惡意，無苦惱，無美點，如同風刮的草的一樣。他們知道沒有人注目他們，他們的價值就是在他們在上帝前邊忘掉了自己。

——阿麗沙！我喊着，爲什麼你取掉了你的翅膀？

她的聲音是又平靜又自然，結果我覺得我的驚訝是非常的可笑，特爲誇大了。

她搖着頭，又微笑起來。

——最近同巴斯卡爾會面我所得到的  
一切啊……

——是什麼呢？我問她，因為她止住了話。

——就是基督的這句話：“想救自己生命的，反失掉自己的生命。此外呢，她，越法強烈地的微笑着面對面的瞅着我，回答說，實在，我幾乎是已經不懂得了。在小人物的社會裏住過了許久，是奇怪極了，轉眼間，大人物的崇高就會使你氣都喘不出來。

在我這狼狽之中，我會想到什麼話回答她麼？

——若是我今天得同你一同談談道集默想錄……

——但是，她插嘴說，我看見了你讀那些東西，我真要悲哀死啦！我堅信你是為得比那，個還要緊的東西活着的。

——她很單純的講話，像毫不疑惑使我們倆個生命隔閡的這些話語會使我心碎的。我的頭火似的熱；我還想要說話，我要哭；或者

她會被我的淚給折服；但我一言不發，胳膊依在壁爐上，額頭托在手裏，呆着。她很平靜的繼續的整理花，滿未看出我的苦痛，或者是裝做滿未看見……

這時，響了頭一下開飯的鐘。

——我終要趕不上飯啦。趕快放我走罷。——好像是玩似的：

——我們以後再續談罷。

其後就沒有續談。阿麗沙不住的避我；她到不像是總躲藏；但有好多想不到的事情，很急迫的，十分的切要，使她立刻就得做。我挨着番等着；我只得等到她料理清楚她的永遠繁忙的家務，監督完了人們在倉房須作的工作，她一天比一天熱心的訪問了佃戶窮人的以後。其餘很少的時候才是我的呢；我見她總是匆忙——但或者是這些細瑣的事故，或者我已斷念去追隨她，所以我不怎麼覺得

與她隔閡。略略地談了幾句話就使我格外的感到這點。有時阿麗沙給了我幾分鐘，但結局她講了些極偏屈的話語，她講話如同哄小孩子玩似的。她愴卒地從我傍邊走過去，無心的微笑着，我覺得她越法的離我遠了，好像我以先是不認識她。並且，我時時覺得在她的微笑裏頭有些個輕蔑，至少有些個譏諷，她如此使我的欲念失望，她非常的得意……因此，我只得向我自己訴苦，我不想再受人非難，我更不知道得期待她什麼；得非難她什麼。

我期望有好多幸福的日子，但是啊：如此的過去了。我茫然的瞅着日子一天一天的逃去，但我不願意再加增幾天，也不願意日子過的慢一點，無論怎麼，都是使我倍嘗痛苦的。但在我走的前兩天的晚上，阿麗沙陪我到泥灰石的廢坑跟前的板櫬那裏——那是一個

澄靜的秋天晚上，在一點烟靄都沒有的地平線上，是一望無邊的蔚藍，人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各各東西的微細處，就是過去的極飄渺的追憶都可以清清楚楚的喚想起來——我抑制不住了我的悲嘆，我表示出我現在的不幸是由於我失掉了某種的幸福。

——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朋友？她立刻說：你是戀上了一個幽靈啊。

——不，決不是幽靈呀，阿麗沙。

——是你心想像出的。

——哎啦！並非我想像出的。她是我的朋友。我想起她來。阿麗沙！阿麗沙！我愛的那個人兒，是你啊。你怎麼樣？你要怎麼樣？

她滯了一陣，沒有回答，輕輕地掙着一朵花，低着頭。隨後：

——介龍，爲什麼你不簡潔了當的說你不愛我呢？

——因爲不是真不愛你！因爲不是真

不愛你！我憤怒的喊道；因為我是至愛你不過的。

——你愛我……你還眷戀我的過去啊！她說，她盡力的微笑着，少微聳一聳肩。

——我不願把我的戀愛放到過去裏。

大地在我下邊像滑下去了；我捉住了所有的東西……

——愛要同別的東西一同成爲過去了。

——如此的愛，只能同我一同成爲了過去。

——愛是慢慢的冷淡下去。現在你以爲你還愛的那阿麗沙，已不過是在你的追憶中存在罷；將來會有一天，你要只能追憶起你曾經愛過她。

——你這樣說，好像是有什麼東西在我心裏占掉了她的地位，好像我心裏得不愛她了。你已經想憶不起來你曾經愛我罷？我苦，你還這麼的樂。



我見她的蒼白的口唇顫動着；用一種幾乎叫人聽不見的聲音喃喃地說：

——不；不；在阿麗沙的心裏終未改變。

——那麼什麼都不會改變啦，我說，拉着阿麗沙的胳膊……

她沈靜下去，她說：

——一句話可以說明了一切；爲什麼你不敢說那句話？

——什麼話？

——我老了。

——不要講……

我立刻抗辯說，我也是同她一樣的老了，我們倆人年齡的相差總是一樣的……但她總是固執不下；唯一的時機過去了，因我一味的論辯，我失掉了我一切的利益；我窮途了。

我兩天後離開了福格斯馬，對她對我自己我均抱不滿，對於我還稱作‘德性’的那個東西我滿懷都是漠然的怨恨，對於我平日的心

裏的專念我滿懷都是憤懣。好像在最後這次會面裏，由於我的愛情的過度興奮的結果，我把我的情熱用盡了；阿麗沙的一言一語，起初我雖竭力的抗爭，但在我的抗辯沈默了以後，在我的心裏仍然是在活動，是勝利的。哎！的確她有理！我已只能鍾愛一個幽靈了；已往我愛的，而現在我還是愛的那個阿麗沙，現在已經沒有了……啊！的確我們是老了！使我心水凍的這一種可恐怖的幻滅，究竟，算不得什麼，結果不過是回了原來的樣子；我慢慢地我把她提高，我把她作成了我的偶像，用我所喜歡的東西裝飾她，結果從我們的工作裏，除了我的疲倦，還剩有什麼呢？現在她剩了她自己，她又重落到她原來的水準那裏，那凡庸的水準那裏，我看見我也降到那裏，但一降到那裏我已經不想愛她了。啊！我用我的唯一的努力把她提高，我又努力在高處追隨她，但那種不竭的德性的努力，我覺得是荒謬絕倫。

如果不那麼樣的高慢，我們的愛是易成功的……但在愛裏的無謂的執着究有什麼的意義；那是冥頑，已不是忠實了。對於什麼忠實？——是對於一種謬誤。最聰明就是至好我承認着自己是錯誤了罷……

當時有人勸我進雅典的學校，我立刻就承諾入學了，我毫無野心，毫無興味，但想到出發，如同脫逃了一樣，是很歡慰的。

## 八

但我又會見了阿麗沙……那是在三年以後，夏天臨末的時候。在會面以前的十個月，我由她知道我的舅父死了。我當時在天方旅行，我立刻就給她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但沒得到回答……

我在哈佛，是藉什麼的口實，很坦然的，走向福格斯馬，我已經記不得了。我知道阿麗沙在那裏，我恐怕不只她自己一個人在那裏。我沒有通知她我來；我很不願意如平時會面似的去見她，我心裏遲疑不定的往前走：是我走進去好呢？還是不見她，也不想見她，就走了呢。……好啦，一定這麼辦：我只在那並

木路裏漫步走去，我去坐在那裏的板櫬上，她或者是還來那裏坐，……我已經想好我走後留下什麼記號，使她，在我走了的以後，知道我會經在那裏過路……這樣的想着，我慢慢地往前走，自從我決心不見她以後，纏繞在我心頭的那多少酸痛的悲哀，立時就變成溫柔的憂鬱了。我已經到了並木路，我很怕被人瞧見，我在路的一邊上，沿着界開了場院的土堤往前走。我知道在土堤有一個地方，可以俯瞰到園子裏頭；我走到那上邊；我不認識的一個園丁正在一個小徑上刈草，立刻遮蔽住我的視線。一個新的柵欄門關住了院子。狗，聽見我走過，吠叫着。走了很遠，並木路到了頭，到園子牆跟前，轉向右邊我向着與方才的並木路相平行的山毛櫸樹叢往前走，當我在菜園的小門前邊經過的時候，我心裏猛然起了一種念頭，我想要從那兒走進園子裏。

門關着。但裏邊的門栓已經沒有多少

的抵抗力，我用肩一撞就打開了。在這會兒，我所見有脚步的聲音；我藏在牆根底下。

我沒能看見是誰從園子裏出來，但我聽着，我覺着是阿麗沙。她向前走了三步，用很弱的聲音招呼說：

——是你麼，介龍？

我的心，剛才是悸動得很利害，一下子就跳了，但我的喉嚨很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她因又大聲的再說：

——介龍！是你麼？

聽見她這樣的招喚我，我胸頭緊壓着無限的情緒，是非常的激動，使我不禁跪下了。因為我總未有回答她，阿麗沙往前走了幾步，轉過牆來，我覺得她突然間同我打對面——我用胳膊掩着我的臉，好像我恐怕立刻的看見她。她向我低着頭呆了一陣，於是，我接吻了她的纖細的雙手。

——爲什麼你藏起來？她向我說，很爽

快地，好像這三年的別離只同幾天似的。

——爲什麼你知道是我呢？

——等待着你。

——你等待着我？我說，我很驚訝，我只能把她的話話反覆地重問着……但看我還在跑着：

——走到板櫈那裏去，她說。——是的，我早知道我還能同你再見一次面。三天以來，我每天晚上都來在這裏，我招呼你，如同我那一天晚上招呼你似的……爲什麼你不回答我呢？

——如果是你沒有來瞧見我，我要不同你見面就走了，我說，抑制着起初壓迫着我的那種情緒。——偶爾的，來到了哈佛，我要在並木路裏散一散步，在園子的周圍轉了一轉，在泥灰石坑那兒的板櫈上坐了一會兒，我想你還來在那兒坐，隨即……

——這三晚上，我都在那兒讀東西，你看

啊,她說,她遮斷了我的話語,遞給我一卷子信;我看出那都是我從義大利寫給她的信。那時,我才抬起來眼睛向着她。她變得很利害,她的黃瘦,她的蒼白,把我的心嚇得痙攣的一跳。她倚靠在,壓在我胳膊上,她緊緊地壓靠着我,好像是她怕或者是冷似的。她還穿着重的喪服,的確,她當帽子帶着的那黑色的薄紗,給她臉上作了一種的輪廓,顯得她越法的蒼白。她微笑着,但好像是衰弱起來。我心裏老想要知道到底是不是那時候只她一個人在福格斯馬。不;路伯同她一同住;嬌烈,愛德華,同她們的三個孩子,在八月裏來在他們那裏……我們到板櫓跟前;我們坐下,數分鐘的談話也只是講了些不關事的話語。她打聽我的工作。我無精的回答了她。我願意她感到,我的工作已使我不感興趣。我想要使她失望,如同她以先使我失望似的。我不知道到底我有沒有做得到,但她一點都未有



顯露出來。在我，恨同愛一時充滿在我心裏，我努力用極冷淡的態度同她講話，我很後悔我的情緒時時在我的話聲中顫慄。

欲墜的夕陽，被雲掩蓋了一會兒，差不多在我的對面的在地平線上又顯露出來，使空曠的田野中充滿了燦爛的光輝，把我們腳底下的谿谷立刻充瀾溢滿了，隨即，落下去。我，炫暈着，一言不發的，滯着；我覺得金色的陶醉還在圍繞着我，我在那種金色的陶醉裏沈墜着，我的怨恨消散了，我只能聽見愛在我心裏。低着頭依靠在我身上的阿麗沙又直起身來；她從她的胸衣裏拿出來一個薄紙包着的小包，作出要遞給我的樣子，隨即又止住了，好像是遲疑不決似的，我看了她一下，她很驚愕的：

——聽我說，价龍，這是我有的那個紫水晶十字架；三晚以來我就帶着牠，因為好久好久我就想給你。

——你要我怎麼？我很粗暴的同她說。

——請你收存牠，給你的女兒，作我的紀念。

——那個女兒？我喊着說，我瞅着阿麗沙，不明白她是怎一回事。

——很平心靜氣的聽我說，我請求你：不要，不要這樣的瞅着我；不要瞅着我；已經我很不好同你講話了；但，這些話，我怎麼都得對你講。聽我說，价龍，一天，你要結婚罷？……不要，不要回答我；我請你不要打斷我的話。我只是僅僅要你能記得我曾特別的鍾愛過你……從好久以來……自從三年以來……我就想，你所愛的這小十字架，你的一個女兒，一天，要帶牠，作我的紀念，啊！我不知道是誰啊……或者你也能給她……我的名字……

她停了一陣，講不出話來；我頗具敵意的喊道：

——爲什麼你不親自給她呢？

她還想講話。她的口唇，如同嗚咽着的小孩子的口唇似的，戰慄着；但她未有哭；她的眼睛的異常的閃耀，使她的臉上，流露着一種超人間的，一種天使的美。

——阿麗！我要同誰結婚呀！你是知道的，我只愛你一個人……立刻，我狂熱把她擁過來，幾乎是亂暴的把她擁在我胳膊裏，我在她唇上暴暴實實地接了些吻。一瞬間，她任我擺弄，我把她的半仰過來的身體緊緊的抱着；我看她的眼睛蒙了；隨即她的眼皮閉上了，用一種我覺得再正確沒有的，再諧和沒有的聲音：

——可憐我們，我的朋友啊！啊！不要摧殘我的愛！

或者她還說：不要作卑怯的行動，也或者是我自己說的，我已經不知道了，但立刻我在她前邊跪下去，很虔誠的用我的胳膊擁抱住她：

——果真你是如此的愛我，爲什麼你總拒絕我呢？瞅！我起初等待着嬌烈的結婚，我知道你也在期待她的幸福；她是幸福的；是你自己向我說過。我好久以爲你願意在你父親跟前繼續的生活；但現在只剩我們倆個人了。

——啊！不要悔恨過去，她喃喃地說。現在我已翻過篇來了。

——阿麗沙，時間還多呢。

——不，我的朋友，時候已經過去了。我們由於戀愛，我們預想着比戀愛還好的東西的那日子，已經過去了。我的朋友，託你的福，我的夢想昇得極高，人間的滿足只是使她失墜的。我時時反想到我兩個人在一同的生活會是怎麼樣；我們的愛情，只要少有也一點不完全，我是忍受不住的啊。

——你想過我們不在一同的生活是怎麼樣麼？

——沒有！總沒想過。

——現在，你瞅啊！三年以來，不同你一同，  
我是很辛苦的飄泊着……

到晚上。

——我發冷，她站起來說，她把她的圍巾緊緊的圍着，所以我已不能再捉她的胳膊了。我們煞費心機的，我們恐怕不十分懂的那節聖書，你還記得麼：“允許給他們的東西他們得不到，上帝給我們留着至好的東西。”

——你永遠信這些話麼？

——是極得信的。

我一言不語的，相並的走了一陣，她隨又說：

——价龍，請你想一想這個，至好的東西突然她的眼睛裏迸出淚來，她仍然重念着說：至好的東西！

我們又到了方才我看她從裏出來的菜園小門。她向着我轉過身來：

——別了，她說。不要走太遠了。別了！  
我的親愛的朋友。現在那好的賞賜就要起  
始了。

瞬間，她瞅着我，又像留我，又像叫我走，胳膊  
伸着，手放在我的肩上，眼裏充滿着說不出  
的一種愛……

在門關上了以後，在我聽見她隨手把門  
拴門上了以後，我碰在門上，感着極度的失望，  
哭泣着，嗚咽着，在暗中滯了好久。

但是留住她，打進門去，她房門並非爲我  
而關，勿論怎麼都闖進她房裏，啊，就是現在，我  
回到已往，我復活了一切的過去，這都是做不  
得，是不能做的。現在不理解我的人決不會  
理解我當時的心情啊。

一種不可耐的焦慮，使我在數日後給嬌  
烈寫信。我告訴她我的福格斯馬的訪問，我  
說給她阿麗沙的面黃肌瘦使我如何的驚恐：

我請求她注意，我請求她給我音信，我從阿麗沙自身是不能得期望再有音信了。

兩月以後，我得着這封信：

我的親愛的价龍，

我要報告給你一個極悲哀的消息：我們可憐的阿麗沙已經不在了……哎呀，你信裏所表明的那些憂慮的確是極有根據啊。數月以來，不像是真有什麼病，她一天一天的衰弱起來；結果她聽從了我的請求，她同意去找哈佛的那位A……博士，A……博士給我來信說她沒有什麼大的病。但在你來訪問她以後的第三天，她突然的離開了福格斯馬。從路伯寄來的一封信裏，我才知道她走了；她很少同我寫信，若是沒有路伯的信，我完全不會知道她的逃走，因我對於她的沉默不會那麼快的就抱着杞憂。我是極端地理怨路伯沒有陪她到巴黎去。你要知道，從那時以後，

我完全不知道她的通信住址。你知道我是如何的惶恐啊；不能看見她，又不能給她寫信。路伯以後到巴黎去好多日子，但什麼都未有探聽到。他那個人是非常鬆懶，我們總疑惑他不熱心。他應當報告警察啊；我們不能永遠苦痛的不安裏過活着。以後，愛德華去找，他的成績到好，結果他找到了阿麗沙所隱藏的那個小療養院。哎呀！已經晚了。在同時我接到報告她死去的院長的一封信，同未能同她見面的愛德華的一封電報。最後一天，她把我們的住址寫在一個信封上，爲得人們好通知我們，在另一個信封裏，裝着一封信的副稿，裏邊是她的遺囑，是寄給哈佛的我們的公證人。我相信那信裏的一段是關於你的事情；最近我會要你知道。愛德華同路伯得參加前天舉行的葬式。並不只是她們送葬。療養院裏的些病人都參列葬禮，把她的遺骸陪送到墓地裏。我呢，我一天一天的等。



着我的第五個孩子產生，不幸我是動轉不得的。

親愛的价龍，我知道這訃報會使你是非常的沉慟。我給你寫信，我的心已給碎了。這兩天，我得躺在床上，我很難寫信，但，的確只有我們倆個人能夠知道這一件事，我不願意麻煩別人的告訴你，就是愛德華，或者是路伯，我都不肯麻煩他們。現在我已經是一家的老母了，情熱的過去已經蓋上了好多灰了，現在我可以希望同你見面。如果數日內你的事務，或者你的遊興，使你到尼默這方面來，請你來到愛格維渦。愛德華很喜歡見你，我們倆個人可以談論阿麗沙。別了，我的親愛的价龍。我很悲淒的同你擁抱。

數日之後，我聽道阿麗沙把福格斯馬給了她的弟弟，但要求把她房間裏的一切的東西，及她指定的幾件家俱，送給嬌烈。我在最

近期內可接到她用密封上寫着我名字的一些紙類。我又聽知道我在最後訪問時我拒絕沒要的,那個紫水晶的小十字架,她叫人們給她帶在脖頸上,我從愛德華知道人們照辦了。

公證人寄送給我的那個密封裏是裝着阿麗沙的日記。我在此抄錄下幾多頁。——我未加注釋,抄錄下來。你們會充足的想像到我讀這日記時作出來的反想,以及我不能完全表示出的我心裏的騷亂。



## 愛格維澇

前天從哈佛出發；昨天到尼默；我的最初的旅行！少了家政同烹飪的煩累，在其後輕閑無事的時候，在這一八八×的這五月二十三，我滿二十五歲的這天，我起首作日記——並非有什麼大的興致，不過是因為可同我作伴因為，我這一生裏，這或者是頭一次，我感得我是孤獨的——在一個異樣的地方，幾乎是外國的，我一點都不熟識的土地上。她所要講給我的话，的確，是同北地所講給我的话一樣，同我在福格斯馬不倦的聽着的话一樣——因為上帝無論哪裏都不會是異樣的——但這南國的土地，講她的一種言語，我還不懂得，

我驚異的聽着。

五月二十四日

嬌烈睡在我傍邊的一個長椅上——在開着窗的廊下。那條廊使這座伊大利式的房屋特別的風致，與沙土的後院一般平，後院與前園是相接連着的……嬌烈，不離開長椅，就可以看見逶迤起伏的草地直延長到水池子那裏，在水池子裏，有一羣雜色的鴨子鼓翼，兩隻白鵝游泳。一條小溪，據說哪年夏天都未有乾過，注入了水池，隨即流入了已成莽林，日益荒涼的庭園，在枯樹叢與葡萄田的中間穿過去，以後就消滅了。

……愛德華，鐵蒺藜，昨天當我在嬌烈傍邊滯着的時候，請我父親參觀了庭園，農場，酒窖，葡萄田，所以，今早，大清早的時候，我一個人得作我第一次的散步，到園子裏各處流覽。好多的不認識的草木，我很想知道牠們的名

字。每個草木，我都採下來一個小枝，想趁着早飯時，問牠們是什麼名字。价龍在博爾吉施的別莊，在得利亞班菲利的別莊，所讚美那柊樹，我看見這裏也有……柊樹與北方樹木的種類相差得很遠——樣子是很不同的；這些柊樹，靠近園子快到盡頭的地方，狹的神祕的林隙中，隱蔽着，踐着很軟的青草上邊拱着，招引着精女的合唱。我對於自然的感情，在福格斯馬具有深刻的基督教的色彩，但在這裏，不知不覺的，反略帶出神話的彩色來，我驚愕，我幾乎惶恐。但使我一天比一天愈感壓迫的這一種的恐懼，仍是宗教的。我默誦這幾個字：hic remus（這裏是神聖的樹林）。空氣是水晶般的澄清；有一種奇異的沈靜。我想起歐爾妃，我想起阿爾密德，這時忽然一陣鳥聲，唯一的鳥聲，起來，在我的近傍，非常的動情，非常的純潔，好像我立刻覺得全自然都是等待牠。我的心鼓動着很強烈；我背倚着

一棵樹滯了一會兒，隨即，在人們都未起來以前，回去了。

五月二十六日

永沒有价龍的信。就是他給我寫信到哈佛，他的信也應該轉到了。我只能把我的不安寄託到這本日記裏；昨天到波石旅行，這三天以來的祈禱，都不能使我安慰一會兒。今天，在這裏，別的事情，我一點都寫不出；這一種奇怪的憂鬱，我到哈佛以來，我就痛苦的感到，或者是沒有別的原因罷；——但這種憂鬱，我感到嵌入我心裏極深的地方，現在我覺得好像好久以來就在那裏似的，我以為深可自豪的那一種快樂，不過是把憂鬱掩蓋上是了。

五月二十七日

爲什麼我欺騙我自己呢？我喜歡嬌烈的幸福，是由於推理。這種幸福，我是特別期

待的，我爲牠直至犧牲了我自己的幸福，但我看見她毫無苦痛的得着，而與我們兩人所想像的那幸福完全不同，我深感苦痛。然……我看見她在我的犧牲以外，找到她的幸福，她用不着我的犧牲就能幸福，我深覺得，我的可怕的利己主義又重返到我心裏，我感得侮辱。

現在，我感到了价龍的沉默使我何等的不安，我要問我自己：那一種犧牲在我心裏是真真地完成了麼？我好像被屈辱了似的，神已經不向我要求作犧牲了。那麼，我決不能作犧牲麼？

五月二十八日

這悲哀的分析是何等的危險呀！已經我專心在這本日記上。我相信已被我戰勝的嬌皮氣，在這裏牠又要得勢麼？不；這日記，不會是我靈魂前邊立着的諂諛的鏡子。我寫日記，並非像我起初相信似的，由於沒事，乃是



由於悲哀。悲哀是罪的一個狀態，我已忘了好久了，我恨牠，我願把我的靈魂從其中解放出來。這本日記可以幫助我在我心裏重得着幸福。

悲哀是一種紛糾。我總未想去分析我的幸福。

在福格斯馬，我也是很孤獨的，比現在是還要孤獨的……但爲什麼我沒曾感到呢？价龍從伊大利給我來信的時候，我容許他不與我一同住，他沒曾同我一同生活過，我用我的思想追隨他，我把他的快樂當作我的快樂。但現在我不由自主的招喚他；沒有他，我勿論看見什麼新東西，都令我覺得討厭的。

六月十日

剛剛起首這日記又間斷了好久；小麗莎的誕生；天天都徹夜在嬌烈的身邊；我能够寫給价龍的一切，我在這裏一點都不歡喜寫。

一般女子所犯的，那肉麻的‘濫寫文章’的通病，我願意我終不會有。我要把這本日記當作我自己完成的一個利器。

以後的幾頁是讀書的筆記，雜抄，等等……  
..隨後，是到福格斯馬記的：

七月十六日

。嬌烈是幸福的；她說，完全幸福；我沒有疑惑她的權力，我沒有疑惑她的理由……現在，在她傍邊，我不知是從那裏來了這不滿同不安的心情？——或者因為覺得這種的幸福是很實際的，是得的很容易，是完全由打算得來的，所以總像是這幸福纏繞着靈魂，把靈魂窒塞住了……

。現我要問我自己：我所希求的到底是幸福，還是到幸福之路途呢。啊！主。使我離開

很容易得到的幸福啊！請你教給我使幸福遲來，使幸福退開，至退到主你那裏。

以後許多葉都扯掉了；那一定是記載我們在哈佛的悲哀的再會。日記到翌年才續寫；葉上沒有日子，但的確是我滯在福格斯馬時她寫的。

有時，我聽着他講話，我覺得我看見我自己的思想。他使我理解我自己，發現我自己。沒有他我能存在麼？有她我才存在……

有時我疑惑，我對他所懷到的感情，會就是人們所稱做愛情的那種東西——因為一般人對愛情的描寫，與我所想像的那樣完全不同。我願意我口裏一點都說不出，我愛他，我心裏毫不覺得我愛他。我願意，我愛他，他

不知道。

不能同他一同生活，一切都失掉了樂趣。所有的我的德性，只是爲得使他喜歡，然，在他身邊，我覺得我的德行頹落了。

我喜歡練習鋼琴，我覺得我每天都能有一點進步。我讀外國文的書，我感到高興，也或者是由於這奧理罷；並非是我喜歡外國文不喜歡本國文，並非是我所瞻仰的本國作家趕不上外國的作家——但尋求字義，尋求情緒底那種輕的困難，要打勝這困難，同勝過這困難底那種不知不覺的傲慢，使我在智的快樂以外感到了說不出的心的滿足，那種心的滿足好像是我沒有不得似的。

無論是如何的幸福，我不願意是一個不進步的狀態。我相信天國的快樂並非是與神的融合，乃是與神的無限的，持續的接近……

…若是我不怕反反覆覆地總用一個字，我可說我看不起‘不進步的’(Progressive)的歡樂。

今早我們兩人一同坐在並木路的橈子上；我們什麼話都未有講，也未感到要講話的要求……突然，他問我信不信未來的生命。

——可是，价龍，我立刻的喊道，在我，那不止是一種希望；是一種確信啊……

而驟然間我覺得在這一喊叫我的所有的信仰心都像消滅了。

——我要問你？他接着說……他停頓了一會兒，隨即說：沒有信仰，你會別樣的行動麼？

——我怎會知道呢？我回答說：我隨又接道：被極熱烈的信仰興奮起來，你也不會有別的動作罷。不然，我要不愛你了。

不是，价龍，不是，我們的德性並不是爲得報酬而努力；我們的愛情所尋求的並不是報酬。苦痛須有代價的這種思想，是使素有修養的靈魂最痛心不過的。德性並不是給他的一種裝飾；是他的美的形式。

爸爸身體又不大好；我希望不會怎麼厲害，但這三天來他只能吃牛奶。

昨天的晚上，价龍到了他自己的房裏；爸爸同我在徹夜，他離開我走去了一陣。我坐在長椅子上，我寧願在椅上躺着，——我差不多總沒有過那個樣——我不知怎麼一回事。燈傘把我的眼睛同我的上半身都給遮蓋上；我機械地看着我的脚尖，我的脚尖從我的裙裏略略的露出來，被燈光的反映給罩住。爸爸回來的時候，他在門口停了一陣，站着，又和

悅又悲哀的，一種怪樣子，瞅着我。我莫明其妙地忙亂着，站起來；於是他給我作了一個手勢：

——來坐在我這邊，他向我說；雖然是已經很晚，但他起始給我講我的母親，自從他們分離以後他還總未有講過。他講給我聽：起初他怎麼娶她，他是如何的愛她，起初她待他怎麼樣。

——爸爸，末後我同他說，我請求你告訴我為什麼你今晚講給我這些話——為什麼你只在今晚講給我這些話……

——因為，方才，我一進廳的門，我看見你那樣地躺在長椅上，立刻我覺着看見你的母親。

我如此的追問，是因為就是那天晚上……价龍站在我後邊，靠着我的椅子，迫在我的肩上，看我看的書。我看不見他，但我感得他的氣息，我像感到他的肉體的熱同戰慄。我假裝着繼續在讀書，但我已讀不懂了；我連行

數都分不清楚；一種極奇怪的煩亂來在我心裏，我，一下子，趕快的，就得站起來。我離開房間的一會兒，幸而他未有看見……但，稍後，我一個人在廳裏，我躺在長椅上，爸爸說我像母親的那個時候，我的確的想起她來了。

那夜裏我沒有睡好，很焦燥，心很悶，很悲痛，被過去的追憶壓迫着，過去的追憶如悔恨似的湧在我的心頭。

主！請你教給我帶着惡的樣子的一切的東西是可怕。

可憐的价龍！如果他知道有時他只一舉動就可以，而我有時就是等待着他那一個舉動……

在我小的時候，我希望漂亮，已經是因為他。現在我覺得也只是因為他我要完全。沒有他我是達不到完全的，啊！我的上帝，在你們所有的教訓裏邊，這一個教訓是要使我靈



狠狠的。

德性與愛互相融合的靈魂應當是何等的幸福呀！有時我疑惑，愛以外，盡力地愛，一天比一天深的愛，的以外，還有別的德性麼？但有些日子，哎！我覺得好像德性只是對愛的一種阻力。怎麼！我的心的最自然的傾向我敢叫牠作德性麼！啊！誘人的詭辯啊！顯見的蠱惑啊！幸福的惡作劇的幻景啊。

今早，我在拉·卜綠葉爾裏讀到：

“在人生的過程裏，有時，有極可愛的快樂同極溫情的期望，人們禁制我的享受，自然我慾求至少人們應許我們享受得：這麼大的誘惑，只有能用德性制勝牠的人，能超越牠。”

爲什麼我作出了禁制？是比愛還強烈的還優媚的魔力暗暗地吸引着我麼？啊！若是能够同時牽引住這兩個靈魂，用愛的力量，

使超越了愛!... ..

哎!現在我纔十分的明白了:在上帝同他之間,除了我自己以外沒有別的阻礙。或者,果如他所說似的,他爲我的愛情起初使他傾心上帝,現在這愛情却妨礙他了;他捨不開我,他愛我,我成了他的偶像,我拉住他不使他在德性裏再深遠的進步。我們倆個人裏,必須有一個人,深造到那一點;在我的懦弱的心裏,我已沒有希望打勝我的愛情,我的上帝,請你允許我,請你給我力量,使我教他不要再愛我;因之,用我的愛情的代價,我捧獻你,他那極可敬愛的德行... ..就是我的靈魂,因爲失掉了他,今天流泣,但那是爲得異日在主你裏邊得重見着他啊... ..

告訴我,啊,我的上帝!還有什麼靈魂比他的靈魂還有價值呢? 他並不只是爲愛我而

生的罷？ 如果他因為我就裹足不前，那麼，我還要愛他麼？ 在幸福裏，是如何的英雄氣短啊！……

### 禮拜日

“上帝給我們留着至好的東西。”

### 五月三日禮拜一

幸福就在那裏，很近的，要給我們……只一伸手就可以捉到。……

今早晨，同他講話，我到底完成我的犧牲了。

### 禮拜一晚

明天他要走了……

親愛的价龍，我總是懷着無限的恩愛愛你；但我總不能再講給你知了。我加給我的眼，我的唇，我的靈魂的那強制，是非常的酸辣，

離開你，對於我是解放，是辛苦的滿足。

我努力用理性行動，但在行動的時候，使我行動的理性，就離開了我，或者我覺着是迂闊；我已不相信了……

使我逃避他的那些理性呢？我已不相信了……然我仍然逃避他，悲哀的逃避他，但我不明白爲什麼我逃避他。

主！我們向着你前進，价龍同我，我們一同，我們互相的扶助着；順着人生的大道前進，如同兩個巡禮者似的，有時，一個人同一個人說：“倚在我的身上，弟弟，若是你倦了”，那一個人就說：“我覺得在你近前就行了……”但，不！主啊，你所指給我們的路是一條窄路——窄得兩個人不能並排走。

七月四日

又六個禮拜我沒有翻這本日記了。上月，我重閱了幾頁，我發見了一種謬誤，一種極

可怕的修辭的苦心……我是爲他寫的……

我爲得幫助我沒有他可以生活，我才起  
始作這本日記，但在這本日記裏，我好像仍在  
繼續的爲他而寫。

我覺得過於修辭的各頁，我全把牠撕掉  
了。（我知道我是什麼意思。）關係他的各頁，  
我都得撕掉。我都得撕掉……但我不能夠。

因我已經撕掉這好幾頁，我感到了一點  
的傲慢……這一種傲慢是我要笑的，如果我  
的心不是這麼的病得利害。

我覺得我這點真正可以稱讚，我覺得我  
這裏所禁制的，是極重大的東西。

七月六日

我應棄掉了我的藏書……

在本本書裏我都躲避他，但我終又碰見  
他。就是在我沒與他一同繙閱過的書裏，我  
都聽見他的聲音讀給我聽。我僅僅對於使

他感着興趣的東西有趣味，我的思想取了他的思想的形式，我簡直分別不清楚是誰的思想，比我很喜歡把我們的思想融合在一同的那時候，我還要分別不清楚啊。

有時我努力往壞寫，爲得躲避他的文章的調子；但同他抗爭仍是專念他。我下了決心，暫時，除了聖經（或者基督的模仿也算）以外，什麼都不讀，在這本日記裏，除了我每天讀經裏最顯著的節句外，什麼都不寫。

以後接着寫的是一種“日常的面包”，在每天的日子裏，從七月一日以後，都附着一節聖經。我在此地只抄錄下有註釋的各段。

七月二十日

“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我知道我應當把我只給价龍留着的這個心分給

窮人。這麼樣辦,是要教給他也這麼樣辦……  
主給我勇氣。

七月二十四日

我已不讀 Internelle Consolacion 了。那種古文使我特別感興趣,使我開心,但我在裏邊嘗到如異教的歡樂,與我要尋找的教訓,是毫無關係。

又拾起“基督的模仿”來;但不是讀拉丁原文,拉丁原文我怎讀都是讀不懂的。我很喜歡我讀的那本繙譯未有署名——那底確是新教的,但表題上說:“適合於所有的基督教會”。

“啊!若是你知道,你進德勵行的時,你得如何的平安,你給他人如何的歡樂啊,我告訴你,你得特別注意的努力。”

八月十日

上帝,在我用兒童的信仰的熱情同天使  
的超人間的聲音向你呼叫的時候……

所有的這一切,我知道,我不是從价龍得  
到的,乃是從你得到的。

但爲什麼,在你同我之間,到處你都放着  
他的面影呢?

八月十四日

兩個多月才作完了這工作……啊!主,幫  
助我!

八月二十日

我深感道,我從我的悲哀感道,我的犧牲  
在我心裏完成了。上帝,這種快樂,他一個人  
給我的這種快樂,請你使我知道是你賜給我  
的。

八月二十八日

我得到的,是何等的卑鄙的凡庸的德性



啊!是我過逾強求了麼? ——我已不爲之痛苦了。

永向上帝求他的力量,是何等的卑劣的行爲啊!現在,我的所有的祈禱,都是哀叫呀。

八月二十九日

“看野地裏的百合……”

這句單純的話語,今天早晨使我沈入了悲哀,什麼都未能使我慰快。我到了田野間我不由自主的重念着這句話,使我的心裏,我眼裏充滿了淚。我啾着農夫把着鋤作工的那曠漠的原野……“田野裏的百合……”主!牠們在哪裏呀?……

九月十六日,夜十時。

我又看見他了。他在那裏,在那房裏。我看見他的窗戶裏射出的燈光在草地上。

在我寫這幾行的時候，他在徹夜；或者是他想念着我。他毫沒有變；他那麼說；我也那麼感到。我可以向他說罷，我是按心作出了這個樣子，爲得我對我的愛情斷念……

九月二十四日

啊！至可怕的談話啊，我得裝做着冷淡無情，但在我內面我的心已經眩暈過去了……直到現在，我躲避他我滿足。今天早晨，我覺得主會給我戰勝的力量，我覺得我不住地去躲避抗爭，總算是懦怯啊。我勝利了麼？价龍不如原先似的愛我了麼？哎！我所希望的，同時是我最恐懼的啊……我是再愛他不過的啊。

主！如果把他從我這裏救出去，你必須使我滅亡，請你那樣作罷！……

“請你進入我的心裏，我的靈魂裏，担去我

的苦痛，使我在我心裏持續的受着你還得受的苦難。”

我們講論過巴斯卡爾……我向他講了些什麼話呢？是何等的羞辱的謬誤的話語啊！我說出來這些話我是非常的苦痛，今天晚上，我懺悔，我如同懺悔一種瀆褻似的。我重拿起來“感想錄”那本大書，偶然的翻到寫與盧阿芮慈女史書的書信的這一段。

“在你心願的跟隨着引領你的人往前走的時候，你覺不出來他的繩索；但在你起始要拒絕，起始要走開的時候，你要特別的苦痛啊。”

這幾句話極直接地感動了我，我已沒有力量能往下續讀了，但我又把書在別的地方翻開了一下，我又遇見我還沒見過的很可嘆美的一段，我要把牠抄下來。

這裏日記的第一冊已經完結了。的確其後的一冊被毀掉了；因為，在阿麗沙留給我的紙類的裏邊，日記在三年後才續寫，在福格斯馬——在九月裏——那就在我最後的見面的稍前。

以下的文句，是日記的最後一冊的起始。

九月十七日

我的上帝,你很清楚,爲得愛你,我需要他。

九月二十日

我的上帝,請你把他給我,我好把我的心給你。

我的上帝,使我再同他見一次面。

我的上帝,我應許把我的心獻給你;請你允許我,我的愛情向你要求的東西。我的將來的生命我只獻給你。

我的上帝,請你饒恕我這極可輕蔑的禱告,但我不能使他的名字離開我的嘴唇,我也不能忘掉我心裏的痛苦。

我的上帝,我向你喊叫;請你不要把我拋在我的苦難裏。

九月二十一日

“你用我的名,向我的父請求的一切……”

主！用你的名，我不敢……

但是，就是我没有作我的祈禱，你總不會因此就不甚知道我心裏的狂熱的願求罷？

九月二十七日

今早以來，非常的平靜。幾乎在默想同祈禱裏過了全夜。忽然間我覺得好像有一種光明的平安圍繞住我，直降到我的心裏，如同我在兒時對於聖靈的想像一樣。我立刻躺下，我恐怕我的歡悅只是一種神經的激奮。我很快的睡了，這幸福因未有離開我。今天早晨，幸福還完全在這裏。現在我確信他會來的。

九月三十日

介龍！我的朋友，我仍要叫你我的弟弟，但我無限的愛你，過於愛一個弟弟……在山毛

樺的叢林裏我喊你的名字不知喊了多少次啊……每天晚上，在夕陽沉墜的時候，我出去，我從柔圃的小門，走降到已經冥闇的並樹路裏……忽然間你回答我，你，在我一望就望見的那堆石的堤的後邊，在那裏，顯露出來，或者我從老遠就看見你在板櫂上坐着等着我，我心裏都不會嚇得一跳啊……反而，我見不着你，我覺驚訝。

十月一日

仍然沒有來。在澄清無比的天空裏太陽已經落了。我等着。我知道，不久，在這一個板櫂上，我要同他同坐……我已經聽見他的話語。我非常愛聽他叫我的名字……他將要在那裏。我放我的手在他的手裏。我要把我的額頭放在他的肩上。我在他身傍呼吸。昨天，我已經，拿出來他的幾封信想重讀；但我未有看，我老是想念着他。他所喜愛的那個紫水晶十字架，往年夏天，我不願意他

走的時期，我天天晚上帶着的那個紫水晶十字架，我也把牠帶在身上。

我願意把這個十字架送還他。好久以來，我就這麼樣的夢想：他結了婚；我作他頭一個女兒，小阿麗沙的乾母，我把這個寶飾給她……爲什麼我總不敢同他說呢？

十月二日

我的靈魂今天又輕快又歡悅，好像要在天空作巢的小鳥一樣。今天他應當來了；我覺得，我知道；我要向萬有喊叫他；我要寫他在這裏。我已不能掩藏我的快樂了。就是毫不管事與我漠不關心的路伯都注意到了。他問我的話使我很爲難！我不知得怎麼回答他。爲什麼我直等到今晚呢？……

我不知是什麼一種的透明的光帶，使我到處都看見他的面影擴大，把所有的愛的光線都給集在我心的焦點上。



啊!等得我疲倦了!

主!請你把幸福的大的門扉,在我前邊,給  
閃開一會兒!

十月三日

一切盡成了泡影。哎!他像一個蔭影似的從我胳膊裏逃走了。他在那裏啊!他在那裏啊!我覺得他仍在那裏。我招呼他。我的手,我的唇,在黑夜裏找他是找不到了……

我不能祈禱,也不能睡覺。我又走出到冥闇的園子裏。在我的房間裏,在所有的房子裏,我都害怕;我的悲痛把我直帶到我送別的那最後的門口;我作一種傻的希望,開開了門;容或他回來了罷!我招呼他。我在黑暗裏摸索。我回到房裏要給他寫信。我不容受我的悲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同他說了什麼啦？我作了什麼啦？我在他前邊總誇大我的德性，有什麼必要呢？我心裏完全否定的那一種德性又有什麼代價；我暗中背騙了上帝教我說的話語……我心裏充滿了千言萬語，但一句都說不出。价龍！价龍！我的苦痛的朋友，在你跟前我心碎，離開你我快要死，在從前我說給你的一切話裏，除了我講述給你我的愛情的話以外，請你什麼都不要聽。

撕了我的信；隨又重寫……現在黎明了；灰色的，被淚滴浸溼了，同我思想一樣的悲哀的黎明……我聽見農場裏最初的聲響，在睡着的一切的東西又活了……“現在我們起來罷。時候到了……”

信不發啦。

十月五日

嫉妬的上帝，你奪了我的所有，請你挪去我的心罷。而今而後，一切的情熱都離却了我的心，無論什麼都使牠不感着興趣了。請你幫助我戰勝我心裏的悲哀的殘骸啊。這座房子，這個庭園，還都是嚴苛的鼓勵我的愛情。我願跑避到一個地方，在那裏我只能看見你。

請你幫助我把我的財產分給窮人；請你允許我把我不容易變賣的福格斯馬的財產分給路伯。我寫好了我的遺囑，但我不知道許多的必要的形式，昨天我沒能十分同公證人講，我恐怕他疑惑到我下的決心，會告訴嬌烈或路伯……我要到巴黎去寫完我的遺囑。

十月十日

到了此地非常疲倦，所以頭兩天我得休

息。人們不聽我話請來的醫生說，他認為必須行一種手術。抗辯又有什麼用？但我很容易的使他們相信，我怕行手術，我願意健康一點再行手術。

我隱埋住我的姓名，我的住址。我在療養院事務所裏放了相當的錢款，使他收容我，在上帝認為必須的期內看護我，一點都不會感困難。

房間使我喜歡。十分的清整，已經够作四壁的裝飾了。我很驚怪我感到了幾乎快樂的心情。因為我對於生命一點都不作希望了。因為現在我應當對上帝滿足，應當他的愛是無上的，占領我們心裏的全體……

我除了聖經以外沒帶着別的書；但今天，巴斯卡兒的狂熱的唏噓，比我在聖經所讀到的話語都高聲，在我心裏響叫：

“不是上帝的東西，什麼都不能滿足我的

期待。”

啊,我心裏所希願的極人間的快樂啊…  
…是不是爲的要得到這叫聲,主啊!你使我失望呢?

十月十二日

請你的國來到來到在我的心裏;請你自己一個人降臨在我的身上;降臨在我的全身上。我不願再賣我的心了。

疲倦得我好像老了,但我靈魂裏仍保有着不思議的孩氣。我仍然是一個當年那樣的小姑娘,房間裏的東西沒弄齊整,脫下的衣服在床頭沒有疊好,我是睡不着覺的。

我要準備死的時候,也是這樣。

十月十三日

毀我的日記以前我又把牠重看了一遍。

“傳播出自己所感受的苦痛，不配是偉大的心情。”這句美的話語，我相信，是克羅提勒得，渦氏說的。

在我要把這日記擲入火裏的瞬間，一種預覺止住了我；我覺得日記已經不屬於我了；我沒有權利從价龍手裏把牠奪來；我這本日記始終是給他寫的。我的不安，我的疑慮，現在我覺得非常可笑，我已毫不介意了，我相信价龍也決不會因之擾亂心思。上帝，請你使他在這日記裏看出，我想要把他推到我絕對不能達到的德性的絕頂，我極端希望他的心裏的笨拙的音調。

“我的上帝，請你領我到我不能達到的那塊岩石上。”

十月十五日

“快樂，快樂，快樂，快樂的淚……”

在人間的快樂的快樂以上，在所有苦痛

的彼岸,是的,我預感到這光明的快樂。我所不能達到的那塊岩石,我深知道牠的名字是:幸福。我知道,若不是要歸趨到幸福,我的全生命都是虛偽的……但是,主!你把幸福應許給了這清心無慾的靈魂。主!你的神聖的話語,說:“從現在起是幸福了,在主裏頭死的人們從現在起是幸福的了。”我得等到死麼?在這裏,我的信仰動搖了。主。我用我的全力喊叫你。我是在黑夜裏;我等待黎明。我直到死都喊叫主你。請醫好我的心。這幸福,我忽然間渴想起來了。我到哪裏能夠得着這幸福呢?如同對着黎明噪叫着的,於其說是報曉寧是叫曉的,那焦急的小鳥一樣,我得等到長夜昧旦的時候才唱歌麼?

十月十六日

价龍,我教給你完全的幸福。

今早,一陣嘔吐,使我疲倦極了。我隨後

馬上覺着非常的衰弱,好像我立刻就會死的。但,沒有;最初使我全身裏非常的平靜;隨後一種煩惱占據了我,靈與肉的一種戰慄;好像是我的生命的突然的無聊的啓示。好像我初次看見我的房間的四壁空無一物。我非常害怕。現在,我還寫文,爲得是使我心安,氣靜。阿!主!我要毫無瀆喪的待到末後啊!

我還能起來。我如一個孩子似的跪下

... ..

現在,我願意死了,趕快的,在我重新知道我是孤獨的以前。





去年我又見着嬌烈。自從她報告阿麗沙死的最後的那封信，已過了十多年了。蒲洛灣施的旅行，使我順便到尼默去一蹓。福榭大街，在市的熱鬧中心，鐵茜葉家住着一所極講究的房子。雖然我曾寫信通知我來，但我一進門口，我就不由的驚訝。

一個女僕引我到客廳裏，待了一會兒，嬌烈就出來見我。我以為見着蒲朗提葉姨母了；同樣的舉動，同樣的肩膀，同樣的奔忙的親切。她立刻就急迫的問我，她不等我回答，她

問我的職業，我的巴黎的住居，我的事業，我的交友；我爲什麼到南方來？愛德華很喜歡見我，我爲什麼不到愛格維渦去？……隨後她告訴我一切的消息，講到她的男人，她的孩子們，她的弟弟，以及年成，買賣等等……我因知道路伯把福格斯馬的地變賣了，搬到了愛格維渦；現在他同愛德華合作，愛德華跑外，專理商務的方面的事務，路伯在田地裏滯着，專作農苗改良及擴張的事情。

於是我很不安的，用我的眼睛，尋找可喚起過去的東西。在客廳的新的傢俱的中間，我看見有福格斯福的幾件傢俱；但在我心裏戰慄的這過去，烈嬌現在好像滿不知道，又或者故意裝作不在意的。

十二三歲的兩個男孩子在樓梯那裏玩；她叫他們來見我。她的大女兒，麗莎，同她父親到愛格維渦去了。一個十歲的男孩剛從散步回來，嬌烈報告阿麗沙死時，說快要產生

的孩子，就是她。這最後的生產，使她受了好多痛苦；嬌烈在好久以後還覺得苦；去年，好像是復元了似的，她生了一個小女孩兒，聽她的口話，好像她比哪一個孩子都愛似的。

——我的房間，就在這傍邊，她在裏邊睡覺呢，她說：來看她來啊。我跟在她後邊：——价龍，我沒敢同你寫信……你同意作這丫頭的乾爹爹麼？

——只要你願意，我再願意不過的，我說，少微有點驚訝，低頭瞅着小的搖籃。我的乾女兒叫什麼名字？

——阿麗沙……嬌烈低低地答道。她有點似她，你看是不是？

我握着嬌烈的手，未有回答。小的阿麗沙，她母親抱起來，因睜開了眼睛；我把她抱在胳膊裏。

——真是爹爹的樣子啊！嬌烈努力的笑，笑着說。你要到什麼時候結婚呢？

——把好多的事情都忘了的以後；——  
說着，我看見她臉紅了。

——你想要忘掉什麼？

——我總忘不了的事情。

——這邊來，她突然地向我說，她領我進了一個很小的已經暗了的房間，一個門對着她的臥室，一個門對着客廳。我有工夫，我就來這裏；這是我們家裏最靜的房間；在這裏，我覺得幾乎可以同生活脫離開了。

這個小客廳的窗戶，同別的房間的一樣，不對着市井的喧囂開着，是對着栽着樹木的一個小院子。

——請坐，她說，她坐在一把安樂椅上。

——如果我想的不錯，是因為你要永遠忠誠的紀念阿麗沙。

我呆了一會兒未有回答。

——或者是紀念她對於我所抱的思想……不要，不要以為那是我的美點。我沒有

別的辦法啊。就是我同別一個女子結婚，我只可假裝着愛她呀。

——啊！她說像漠不關心的樣子，隨後她把臉從我這邊轉過去，她是低着頭向地像找什麼丟吊的東西似的。——你以為，沒有希望的戀愛，人們能在心裏保持得這麼久麼？

——是的，嬌烈。

——生活每日吹在上邊，不會把愛吹滅麼？

夕暮如灰色的潮似的昇上來，逼近了，浸滅了各各的東西，在黑暗裏，各各的東西好像復活，都低聲講述自己的過去。我又看見了阿麗沙的房間，嬌烈擺好所有的家具的阿麗沙的房間。現在她又向我轉過臉來，但我看不清她的面龐，我不知道她眼睛閉着沒有。我覺得她非常的美。我們兩個人一言不發的滯着。

——啊！她末後說：得醒了……我看見她

站起來，往前走了一步，隨後像無力似的又跌在旁邊的椅子上；她把她的手放在她臉上，我覺得她好像哭……

一個女僕進來，端着燈。